



5728



寄自火線上的信

鹿地亘著 張令澳譯



鹿地亘著 · 張令澳譯
五十年代出版發行

M
I313.65
7

寄自火線上的一封信

譯 澳 令 張 · 著 巨 地 鹿

十五年出版發行



3 1774 6975 0

獻辭

敬獻這一小冊的紀錄於

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之前。

閣下的英名和我們戰鬥當時的熱情永銘胸懷。

鹿地亘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

發行中文譯本序言

這一冊紀錄是我一年前在戰線上所寫的。由當時和我們親身同行的青年中國友人，張令漢君譯成中文發至後方，除一部分外，因種種原因，直到今天始終沒有機會公諸於世。

今現在談起來，這已成爲一件舊事了。

但這決不是已蒙上灰塵之可以埋藏在歷史的垃圾堆裏的一件舊事之。與其有革命的覺醒的資本軍士兵們，在遼東反法西斯戰爭的光榮戰場上，所印刻下的足跡，只要這一偉大戰爭繼續存在；只要戰爭勝利之結束，不成爲一個歷史的陳跡，這也決不會變成一件不足道的舊事。

這冊子裡之所紀錄的在宜昌圍俘我們同志們的轟烈的奮鬥，現在想起來，誠然，徒使我們內心發生感傷的回憶而已。

但這決不是已死去了的回憶，這是在過去埋植的「粒種子」。在一步逼近明天即將爆發的蘇維埃人民反法西斯戰爭權力的偉大激進的進軍胚胎過程中；它正脈脈的在傳達它的生命。這一粒激注了同志們生命的種子，即在今天，還在和平運兵士們之間，擴大，成長它的波紋。

請看下列的事實吧。

這是去年長沙會戰時，被中國軍隊俘虜的一個日本士兵，勝本某的一節自白。當我們的一團同志們正在宜昌對岸活躍工作的時候，他恰也正在該地，屬於發衛宜昌附近的岩仲搜索隊。關於當時日軍方面的情形，曾留下感想如下：

「……召集團軍司令長官團部中將的突然來臨，使我們非常驚訝。事先並雖也沒有通知，何況軍部的司令官親來視察也是從無預例的事。……」

「……他領行的抵隨隊司令官後，立即命令中隊長以上官長到司令部集合，好像舉行什麼重大會議的……」

「……他領行的抵隨隊司令官後，立即命令中隊長以上官長到司令部集合，好像舉行什麼重大會議的……」

「……他領行的抵隨隊司令官後，立即命令中隊長以上官長到司令部集合，好像舉行什麼重大會議的……」

「……他領行的抵隨隊司令官後，立即命令中隊長以上官長到司令部集合，好像舉行什麼重大會議的……」

變爲了。長時期生活在黑暗不見大日的黑暗中。兵士們平時的不平不滿早已蓄在心頭，受了反戰廣播刺激後的他們，終究不能掩住這一腔不平之火，爆發了出來。

因此中隊長以責任關係，被送到漢口交軍法會議去審問了。國部中將觀察之謎，由此亦告明白。

○

宜昌城中彌漫了一種不平凡的氣氛，街上的安撫所，酒館，咖啡店等凡所有軍人常常相聚的地方，都佈滿了便衣憲兵。只要一談及關於前線的情形不論內容怎樣都被拘留起來。士兵們終日懷着戰戰深探的情緒，在重重的高壓下，反抗乏術，一腔不平之火只好以自暴自棄的態度表示之。

自己在街上某一日館中會聽到兩個同年兵的秘密對話，一個是年青的上等兵。一個是班長。

上等兵——喂，說是前線有日本人。那是真的日本人嗎？

班長——是真是本人哈。

上等兵——那末，爲什麼在支那軍那邊呢？

班長——也許是俘虜。

上等兵——要是俘虜那準是強迫他們來廣播的。

班長——也不能完全這樣說，做了俘虜後，極深刻的認識了戰爭的殘酷，就是我做丁俘虜也不

「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

上等兵——好睡！好睡！你是志願服役的，下士官當然也說出這樣荒謬的話來了。

班長——這話並不荒謬啊，是事實呢！

上等兵——是嗎？

班長——他們也是正正端端的把握到真理了，以後總發這樣大膽的說話，總之我們是被包紮了眼

睛拉車的馬兒。

上等兵——我們不知究竟怎樣纔好？

班長——所以呀！我們應該怎樣去掉這一眼，纔好呢？不能聽對他們的話倒有點遺憾。

聽到這裏，他們聽照四周的人，把話堵住了。

第二天早晨點名時，我們的中隊長訓話：「諸君大體也都聽到話了，多少知道些情形了罷？敵人的最前線有少數日軍俘虜，他們因為缺乏軍人精神，因此不能自決，而為了顧及到自己的安全，遂心

不由衷地做着反戰的演說。本隊長時時都會告誡過諸君不要受俘虜，臨到最後的場合唯有自盡，這才

是真正軍人精神的體現！」

可是，命令的發生，竟見諸士官，反駁了中隊長的話，有一次這樣地對我說：「我好像很理解在

前線宣傳民團的日本人心理。他們拚死命在幹一定是具有相當堅強的信念。從事戰爭的，我們不能說一定是對的，當一個兵士道自己做的事是對的這錯誤這一種判斷的餘地都被剝奪了，……告訴日本兵一些正確的事情試試看！你以為誰都真心在打仗嗎？還說容易叫人自殺麼？我們又不是生來就寫打仗的。

過了幾天，我們的部隊調防了。留下強烈的悲傷，這團這一團離去的宜昌城，調到新的駐地去。……爲了這件事的計小隊長一名，分隊長四名，兵十二名分別受到譴責，注意，蔡開等處分。……根據現在某地工作之當時參加我們宣傳隊的山川要同志之報告）

像上述這些事實，僅不過我們一隊同志在宜昌工作的一點效果，現在讓我們調查後，它所引起的影響愈來愈明白了。

去年十月，根據從上海傳來的日本人俘虜據原來的告白：
「日本革命團體之前線工作隊，所發射的『言語的子彈』，當時上海報紙上亦曾登載過，引起上海市民開重大的激動。」

又據去年冬天被俘虜的「前線日本宣傳隊員」由其所言：
「日本特務機關完全否認前線宣傳隊的工作，當特務機關的調查，現在連宣傳員的住址都在調查中了。」

中國的抗戰將士們！站在同一戰線的親愛的友人們！

趁這一冊紀錄中文版本出版之際，我謹欲向諸位一鞠衷誠。

● 種植在地下的種子已露在萌芽了。

● 一粒種子，在她萌芽以前，她早已在地面之下延續她的生命，擴展她的生命！

● 這一年的歲月決不是虛擲的。

但是啊！但是啊！猶這些種子的人，已經暫時埋下他們的姿態，不發你們所見到了。諸君，親愛的諸君，你們還能記憶起他們否？我要誠懇的告訴諸君：一年的光陰，對他們這批勇士們，雖沐浴不到溫暖的陽光，然而，然而他們自身，本也就是在偉大的中國民族解放戰爭的土壤中所培育成長起來的，負有一切東之光榮一切一個新生命。只要偉大的抗戰一天繼續下去，她也不會在這土壤中央失去他的生命的。

● 我今天敢奉告諸位：他們正在等待著，他們在發揚著純地準備。在諸君見不到我們姿態後的一年間，可以說其等於埋藏在大地下的種子過到多天。他們正像地下的種子同樣準備春天的到來，那時將直豎地翻大地生長起來。他們正等待大地的春風吹來。

這所謂春風，就是正在創造這東偉大的新歷史，從事抗戰的中國盟友諸君，所能給予我們的溫暖與同情和聲援啊！

在冰土中生命是不會萌芽的。諸位的英勇抗戰已經把遠東的一塊冰土融解了，在這一塊土壤上日本人民反法西斯鬥爭的熱情火花也已開放了——像火焰般血紅的熱情之花。我們的同志會活躍在桂南，廣州，湖北。在北方各省，在浙江，在河南，新的同志們也一個接着一個紛湧而起。關於這些同志們各色各樣的奮鬥情形以及與此相呼應的日本軍隊內部之動搖，因此而使我們共同的敵人，舉止失措的狼狽恐慌狀態，凡此種種事實，讓我們將來有機會再告訴諸位罷！

在這裏我願醫說的告訴諸位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爲了創造新的遠東，諸君所給予我們的連帶的情誼，使諸位和我們能同胞的結合在一起，使諸位給予我們這樣堅強的支持，有了這樣程度的情誼，我們這一個幼弱的革命集團才能培育他的生命到現在。

從這一意義上，我國在此向諸位助成我們這一團體誕生的第六戰區司令長官 陳誠將軍閣下敬表我們的謝意，同時亦向我們生死與共情誼密切的抗戰將士們致我們熱忱的敬禮！

我們這一團體已潛伏了一年了，他們在默默的準備，他們正以五指的敏情等待參加那即將來臨的決戰。我誠以像過去抗戰將士們歡迎我們共同戰鬥的同樣的熱情向你們呼籲：請聽聽山川叟所說的

「若沒有中國抗戰，日本勝利。日本不能獲得中華民族的幸福，那末同樣的，我們日本人民的幸福，若不打到日本法西斯軍部，也是不能獲得。我們日本人……已決心拿起武器加入民主的國際的鬥爭。環亞努力抵禦心身等得那光榮的鬥爭之日來到重新參加作戰。」（錄自同志們在突進所發行的雜誌「突進」一文）

鹿 地 宣

一九四二年八月八日序於重慶郊外寓所

寄自火線上的一封信

第一信

親愛各位同志：

帶給你們第一號快報！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六日午後七時，我們在華日人民反戰革命同盟第一挺進隊，向清揚子江沿岸敵軍第十三師團一〇四團隊之據點四〇五高地開始集中總攻擊，敵軍全線顯然地發生動搖！快哉！快哉！

同志們啊！在第一次工作報告中，就能送給諸位痛快淋漓的報告，我們太感爲高興了。

我們經濟困難，我們起誓，假定這樣的總攻擊繼續一個月的話，這裏的敵軍一定要陷於危機下。要是恐懼士兵們內部革命而崩潰，那他們就得從長江南岸撤退。否則也必得將一〇四團隊召還至後方，另以別的部隊來換防。任他們怎麼來吧！任他們來換防吧！

日本軍內部情況，因爲其複雜的關係，我們隨時瞭如指掌。已經繼續的攻擊三月了，我們用盡方法毫無客氣地逼迫。一刻一刻顯在我方壓倒的勝利之徵兆。全體同志的興奮不消說了，就連×師

「絕不放鬆！」

這樣就約定了，在兩軍最前線的陣地相距二百二十公尺處，雙方都架起六挺機關槍構成火網，在那中間地點派出聽話的代去，假如有一方面對另一方面動手的話，雙方就立刻發動機關槍開火，那邊出來的傢伙自帶是「汪逆賊」少將參謀何隊長的一位漢奸，帶着許多敵軍軍用「榮發牌」香煙及五瓶酒作禮物，在發煙盒裏放幾封毫無聊的宣傳品，我們邊送出姚××君假說是一個副班長前去，那是「拉海軍，英男子不帶的軍人，真是個愉快的漢子。

「噢！不找到這邊緊要緊要緊要緊來的話，我保證到「南京政府」做大官，我有這種能力，趁你從漢口飛飛機到南京去。」

「別胡吹了，你才該過來呢。平逆綱曾是背叛民族的漢奸，蔣委員長是民族解放中的偉大領袖。在塗民族忍受艱苦為民族求解放的光榮時期裏，受着漢奸變態做走狗，你的心中難道快活嗎？快些帶着同伴回到這邊來吧！」

「你不是班長，是軍官吧？」

「不，是班長。」

「這一定是軍官，你什麼全做得到！」

這時，雙方陣地裏都叫「回來！」，「回來！」。日本軍更叫「再不回來開槍了！」，因此，都退回來了。竟說掛「你什麼全做不得」，這批傢伙們宣傳工作的可憐也夠叫人好笑了。

「真是萬幸，得不少煙和酒，哈哈！」在遭以前，那批傢伙也常常丟些罐頭作禮物送過來。

第二天，那個姓何的傢伙又來要求會面，第三天照樣前來。大家都擔心恐有危險，勸阻不讓再去，何是孫君溫懷隨禁，還是跑過去要談那批傢伙。全陣自認不會風聲的事，血發生動搖，可是都切齒痛恨地覺得不甘心。因為在對峙狀態中，雙方都不發一砲，時間愈久，對面一天到晚用中國話「嘩嘩嘩」地宣傳。用中國話回罵也沒用，所遺憾的是這方面沒有一個可以對日本士兵呼喊的日語流利的入，只好咬緊牙關，聽從對面那批傢伙的「嘩嘩嘩」了。大家都感到「要是有一位懂日語的人在這裏談多好呀！」的時候，突然開到了我們革命的機械化宣傳部隊。自然，全師，全團的官兵，因此都興奮影烈，喜歡得不得了；我們聽到了這些情形以後也是感到熱血沸湧。

「好，聽着吧！給你打個落花流水！」這是我們當時聽了這些消息以後的心理。

立刻決定程序，召開工作隊全體會議，決定下列幾點：

第一，這一次隨邊邊送隨給日本軍士兵，由經理部森本、高野兩同志作成四個溝裝積子的竹籠，在籠內放入各種宣傳品及問候的信。

第二，做了許多單邊成的手榴彈。

第三，作成放射單的弓矢。

此外，除了在上面所講的以外，一部的抵禦隊員用揚聲筒及喇叭，在敵人之前縱橫各處
進出。

第四，要求各師部隊和我們協力起見，由各連選送代表，第二日起，組織實際應戰的且請戶號訓練班。教練費係我們在恩施所編，剛說馮乃濶同志印刷的那一本外內容簡明易記，立即可以應用，將這一課本迅速的印發後，成績之佳，從下面所記的事實中，諸位即可想像這一訓練班在當時學習的熱忱和努力了。

第一班訓練班六十名，今天已經第四日了，再過兩日就可畢業。畢業後立刻再召集第二班。我在訓練班第一節講授時，曾略關於對敵革命宣傳的基本心得對全兵講過。前次世界大戰時，在兩帝國主義的爭鬪中，英國且曾以宣傳崩潰了德國，今日諸君的場合保革命的解放戰爭對革命的侵略戰爭，無疑地必定可以勝利，問題是全軍如何選用這一種保障勝利條件的政治手段。如何壓倒對方的宣傳。士兵們已經正確地在大聲呼喊：「兄弟！敵人在後面！」「別打朋友！」「過來！」「別跑，不打你！」等等。這是在偉天穿雲的村人，小孩子們，留學會了這些話，當我們飯後去散步的時候，突然

來一個「腳踏」的兄弟！」時人沒住了腳步。

到這便的次日，師部曾舉行了一個盛大總歡迎會。這一帶地方的軍民現在在X師長領導之下完全打成了「一氣」，那裏到處可見「手頭通敵我們，頭」我們工作隊自身也早已在這熱情的漩渦裏融成一片。

關於敵情事實的傳遞，還是從回本團報告工作罷。第一日，全體出發先偵察地形，假定情況良好，並刻就開始抵宿，隨隊攻擊的準備也完成。這一天以四指押官爲首，許多許多戰線部隊和我們同往。敵工勇在天未黑以前偵察地形，下午三時就從四一師招待所出發。經過了步行艱難十公里的「山嶽」，敵軍便發現了蹤跡，無意中把我個帶到懸崖在懸崖面六十至二百公尺的田野上，敵軍便響到步槍之聲的警告：「快跑！」電閃的砲兵在怒斥着。說起來真是奇怪，這樣的大部隊竟太平無事安眠地通過了。從敵人機關槍一槍不發看來，極易了解他們是毫無攻擊意志，只在拚命地做一種「透視的宣傳工作」而已。下午五時到了X×團團部，因爲走錯了路，倒使我們大略明瞭今天敵陣地的位置與中國軍隊的關係。團部自趙團長以下，連官中職位最敢的青年姚君（就是那位去當面談判的）以及其他許多官兵都端着茶壺，準備好了對我們的歡迎；說是等候我們好久了；又談了許多戰場上的故事。更談了在夜裏，士兵們常常偷換到敵人的步槍彈藥去，敵人慌忙地開槍時，我們已經跑回

來了等等。

這倒真不壞，好，我把這些日用品親手交給你何隊長罷，一定交給他，明朝九時，因爲雙方會晤要開會呢。」

郭書與高彩烈把郭書帶來的這筐子接收了去。此外，兩包信單也交給了團部的勇士們。

次總士的中國勇士們是怎樣地歡迎我們啊！就連我現在寫這篇文章時還不禁微笑。不論那個士兵郭書齊得很，歡喜得不得了，其實我們自己也高興非凡呢！

六點鐘。我們開始走向陣地了。陰暗中，士兵們全部配備整齊。秩序井然，氣象森嚴得很。靜默整齊的越過長走在最先，探說：今天士兵們白天休息，爲防萬一，全團在夜間配備着。真的，通過的地帶還看到砲兵陣地，士兵們似乎都在說：「來試試新砲！」全部慎重地待機着。

「還很早。就接到你們長來的消息，可是老總人說：今天怎麼還不來呢！大家還等得可與不耐煩呢。」團長說。

半弦的月光，照得裸山上的枯草宛如貓身上的毛，沿着山腰走，已經過了幾百公尺的XXXX山了。團部在這樣的地方都爲我們預備着茶水，真令人過意不去。

暫時休息的時間裏，團長詳細地對我說明了敵我陣地的配置，自然是小聲說的，因爲我已經聽見

將近到用水龍頭澆滅時被日本軍隊感這具有人的危險了。諸神定川這山上夜裏的談笑的，毛其在戰場。雖然我們看不到影子，這是一千二百公尺的右方軍砲兵隊就在陰暗的深處。砲口向着我們。綿綿的山陵線條，全都是敵軍，也都是我們的運來。沈默中的緊張，興奮中的靜寂。

身體幾乎只震動了。

「好！開始發砲！」

我們在俯視四百公尺前方軍砲兵隊山上。安穩好了擴聲機，將這拉倒掩蔽部！「全陣是怎樣地在等候着我們啊！——工兵們早已特別為我們在砲兵陣地的死角上作好了非常完美的掩蔽部。」

同志们啊！同志们啊！我一想起血戰沸騰，是突然的奇襲哪！友軍的陣地裏屏着呼吸等候着我們最初的一聲槍聲。——這時機開始轉動了。

敵軍得情不自禁的又指揮官匆匆地跑了過來，「給我先來一下！」突然把我們的話筒搶過去，立刻就喊起來了：「何隊長！何隊長！喂！好好地聽啊！前天送你送來的很多禮品，謝謝！好吃得很，我們都領受了，該向你們道謝呀！替我們代達日本兄弟們，今天我們這邊請到了日本兄弟要和你們說話，我們這邊，日本的革命家都前來幫忙了。像往日一樣，別開槍，大家談談罷。誰莫敢槍妨害人家講話，誰就是罪惡。只是你們有罪，就別開槍阻擾。好嗎！替我對日本兄弟這樣說：我們的話和「候

「政府」的話完全兩樣，是辯護正義的革命者的話，好。聽那方面說得有理。現在就開始了。」

無論如何，他的說話是了不起的。至於姚君，他興奮極了，拿了宣傳隊的揚聲筒，跑出藍壕外邊。一直衝到敵前二百公尺處，直立着向「宣撫班」呼喊。

在廣播以前，因恐受對方砲擊，聽不到班的，新井田，中條，森本三同志，隨觀戰部隊的大部份退到後方掩蔽部去了。

打第一陣的我，受着大家亢奮的渲染，心曠神怡和指揮官是一盤。

攻擊開始！……我的心猶如士兵們在衝火之前一剎那的瘋狂。

「日本士兵諸君，十三師團的同胞們！喂！我們是日本人民海外代表。親愛的同胞！從國內的同胞那裡有話傳達給各位，大家都起來，睡覺的都起來！別打槍！打槍的就是怕聽天情入理的話。你別叫你們聽有理的話，事實的話的傢伙。那批傢伙正是你們的敵人——人民的敵人！下假定自己有理，何必怕人說真話呢？兄弟，怎樣啊！我們人民，長時期地被人塞着耳朵，閉着眼睛，那些傢伙不使人民知道一切，檢查國內來的信件，我們稍微說一點話，立刻就來恐嚇你！各位心中的話一點也不能互相說出來！可是，不必顧慮啊！從今天起，我們什麼話都要老老實實地說出來了。」

「地方」

「……」我說了這關於東亞運命的話，說一點日本人民在過去如何艱苦鬥爭過來的話，不僅只是日本人民，全東亞的各民族，都為了同樣的敵人而陷入於不幸中，這同樣不幸的人民們，因為各方面的不幸，另一方面想求幸福也是不可能的；有一勞永逸，雙方都不會有幸福的；不幸的根源就在同一的敵人，別再彼此都受害了。因為叫中國受害，你們的父母，你們在國內的同胞也是怎樣地在受苦啊！從中取巧，私相慶幸的慶祝，還是那一小批的帝國主義統治者。和這批傢伙鬥爭，只有這樣才能得解放，我們是在同一運命下不得不協力的日本人民所派到中國來的代表。國內的同胞在鬥爭着呀！叫我們對你們……這意思，不要叫親兄弟受苦了，和他們同心協力，各位兄弟，起來鬥爭罷！」不，儘寫演講內容是寫不完的。周滿地說完了話，將籤筒交給第二位，大家都喘了一口氣，顯出愉快的笑容來。對方一定是側着耳朵大聽聽吳龍。也沒有什麼反應。接着是山荆桐憲發播：「喂。十三師團的戰友們，一〇四師團的弟兄們！」他指摘自上海戰爭以來，十三師團儘被驅使在最前線作戰的整個經過。日本軍方面一定在奇怪：他怎麼會這樣地熟悉呢？……「天曉得，你們還在被掩到第一線來麼？吃這樣的苦頭，究竟是爲了誰阿？今後，還繼續打算被牽引着在第一線轉嗎？向後面去看一看，那些東西在你們頭後流着血的後方拚命在分取勝利呢？」

「爸爸阿，你真是傻瓜！」第一次說會同志喝過敬茶了。接着佐木同志也來：「喂！我是川崎造

隊所的工人佐佐木，聽一隊國內消息給你們穩穩，咱的工廠裏呵，……女的，老陶，絡繹被拉出來做危險的作業！！每天受罰的，死的，多得不得了……！黑暗極了，黑暗極了……！

這簡直是驚人的巨彈連續爆炸！可是對方一彈未發，一砲未放，日本的混蛋軍官，似乎因爲先前說過「開始的傢伙一定是無理可說的傢伙」的緣故，祇得忍氣吞聲地被人壓倒，咬牙切齒自認晦氣而已。你們該想一想，中國軍隊方面的歡呼呀！說到那位姚君，簡直喜歡得發狂，從前總與我們之間來回的奔跑，報告每次激說的反響？

「姓何的傢伙狼狽透了」。他說：你們方面別再用擴聲機了，停止吧！明朝九點鐘再講，不要用擴聲機，直接談話好了。我說：「明朝是明朝，今晚是今晚，怎樣？我們的話有趣吧？」他竟慌慌張張地問我：「你們的擴聲機按在那裏呀？哈哈！」

話還未說完，他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一溜煙地跑到樓前繞去了，我們都笑起來。他用擴聲機在城內宣傳班的聲音一消傳到我們這邊來。

廣播結束後，姚君又跑回來說：「話筒借我用。」

「喂！何隊長！何隊長！你們幹什麼今天一句話都不說了呵？說話氣餒！沒有理由可說了嗎？你們傢伙究竟怎樣了？四天呵，只讓給你們以前送我們的糧了，這話聽來還有本弟兄們，送給你們糧士

。實沒有種子呢？我們要送給你們從這邊帶來的好吃的種子，給弟兄們吃，約定明朝九點鐘！」

我也對日本弟兄們說：「明明送給你們，今天所講的話請好好兒想一想，月亮可不差呀！好好地休息吧，做一個好夢！」

大成功！大成功！總算的勳果也非常圓滿。我們一槍也沒有受到，在中國將士感激與歡喜的包圍中退了回來。

到了在隱蔽部候着的地方，新井田，中村，森本等同志都欣喜地來慶祝我們，並且說得清清楚楚；新井田同志更說：「你們開始的時候，××砲兵陣地立即待機準備，隊長說：『好，要是打一砲來試試，立刻回擊壓倒他，叫他知道個厲害。哈哈……』」

這是第一次工作經過。我們在團部裏宵夜後，沉溺在勝利的情緒中，從黑夜的山路裏回到根據地來。在歸途中，聽到敵軍右翼開始砲擊了，像是山砲。轟轟轟轟發射，毫無間斷的放着，連續數小時，究竟是為什麼呢？第二天清早也打砲，大約有一百五十發左右。據說：衣裏發砲，進去沒有這個例，那晚中國方面一發也不去回擊它，悠悠然沉睡着。

第二天打電話一問，並沒有一個人食傷。

同黨們啊！你們大概也知道七日晨九時的結果吧？我們也等着……等着電話來。結果是這樣的！

「我們所送贈禮品到手了，並且答應一定分配給日本十兵，姓何的傢伙自感慚愧沒有來。偽軍叫一個自稱爲李參謀的來了。這傢伙聽完了官樣文章的話後，那位姓何問他昨夜廣播聲音是否聽得清楚？他就小聲地說：「聽得非常清楚，日本士兵們都非常注意的聽，大家受了這打擊，氣氣得很，不過今晚得小心，下級軍官們非常不高興，恐怕要用大炮打你們。」

「幹什麼你不回到這邊來啊？」

「要這樣兩人都會被打死，我的心裏明白，好吧！再見。」於是兩人就分手了。

各種情報很多，在廣播時有幾個敵軍不持槍，跳出了戰壕，跑到鐵絲網附近，側着耳朵熱心地聽。其實他還有種種的傳說，關於昨天的砲有兩種解釋：其一，或者是宜昌的敵軍司令部接到我們華僑的奇襲報告，怒而命令砲擊，士兵們不願打，於是胡亂地放。這點都是敵部的解釋。發現砲聲後，還有什麼別的意見——由偽軍李參謀所說的話可以推測出來，就是昨晚先來一次威脅射擊，使人想到也許今天要開砲來打也說不定，更我們「團結點」。不要再來，也許是含有仍然是「一種恐嚇的毒藥」。總之我們已經感到恐慌，這是確實的。我們才不會就這搬起石頭。因此，在七月二十三號夜，我們工作隊照舊出發，二家攻擊。

部隊是成倉，松佐木，新井國，中村，馬地，山川，森本。山川係掛彈筒查襲隊，到這就竊去
幾百二十個用傳單包有小石塊做成「手榴彈」，可是，到了團部，團長對這一計劃十分擔憂，因為
首領李季謀的忠告，說是敵人今晚也許要砲擊，於是今天軍隊停止掛彈筒的工作，「手榴彈」全交給
了中國衛士兵。

隊，陣地昨天更前進一百公尺，隱蔽部非常妥善，我們安置好了掛彈筒後，從山頂上看過去，
三百公尺的方的陣地靜靜地埋伏着，照子愈來愈大了，全身給不知名的快感所灼熱了，想到在黑暗中
，雙方敵砲口，機關槍正對準着我們，不禁要笑出來。

半露明月洒下來給額的光，夫妻作美，又給我們順風，輕飄飄地由後面吹過來，哇真順利呀！
今天總是我打先鋒，日本鬼子們！今天再來談談吧。接濟上親密的同胞，怎樣，昨晚好好
的想過了沒有？假定以爲我們的話很有理，今天也不要開槍，好好地聽我們講。射擊我們，對日本人
民，對你們，二區沒有好處的。我們必需團結互助，要是有人只破壞我們，叫你們開槍，這些傢伙才
真是我們的敵人。他們是恐懼我們說話。打也沒有用，人民的靈魂一旦覺醒了以後，是沒有法子消
滅的。你們三年的經驗該明白了罷？不論因什麼大砲飛機想消滅覺醒了的中華民族解放戰爭是不
可能的。軍隊退後是因比創傷了，敵方盡了，敵軍本民也須有自信，人民會勝利的。我們會勝利

「你們這班人，真定強迫與你們打，在沒有辦法的時候打也不妨，向着天空開槍！明白了嗎？兄弟，好，開始了！」

「從容不迫地做完了工作，出乎意外，一槍也沒打過來。」

我將太平洋危機及日本人民將要遭遇的可怕的前景寫了一信，告訴他們士兵們，該如何非和這危機戰鬥不可。佐佐木同志把我們的集中目標——「近衛新體制之陣營」——加以爆發。新井田同志一條一條舉出如何使士兵日常鬥爭組織化以及士兵的要求等，煽動他們提出這樣的要求，去逼問長官和軍部。中村同志發誓西原稱，唱起充滿了悲哀的友誼歌曲來。成倉同志報告新聞：國內，戰況，國際，真是一個模範播音員，最後佐佐木同志意氣激昂地又唱了一首「民族之旗」，對方一頭未發，靜靜地聽着。士兵跑來告訴我們，偽宣傳班的中國人像老鼠似的跑到前面來，做無聊的擾亂，他們高喊：「聽不見，再大聲一點！」聽不見呵！放屁！神風所播一直到你們那裏一千五百公尺處都可聽得清清楚楚呢！分明是「裝聾」胡說。宣傳班毫無辦法地被壓倒了，姓何的傢伙從此再沒有說過一句話。

最後是總君的三呼萬歲，演說終了後，我們全體回來了。中國軍方面今晚又增加了砲，護衛者也待機應變。可是敵人至終未發一槍，我們明天決定再在同一地點強襲一次。

「從不發一槍上推想，這些傢伙也許別有陰謀，是不是他曾叫敵兵退到後面去，叫偽軍跑到最前

面來！」山川同志說。

「這樣也好，明日就和中国方面配合煽動僑軍。」

可是，詢問了師部後，知道僑軍確實沒有在第一線。

這一夜，我們勇敢的士兵們，真是胆大包天，帶我們傳單製成的手榴彈並不用投擲的方法丟過去

，却乾脆地親自跑到敵前懸絲橋前，把它掛在那裡，然後悠悠然走回來。快哉！快哉！

說點第二次工作反響罷！

八月上午九時，我們又叫僑方「宣無礙」出來，將禮物（精子錠）親手交給他。叫人出來的敵人是這批傢伙先開始的，因此現在想不出來了也不行，真可說「自作孽，不可活。」

據僑軍李參謀偷偷地說：

「我們真不想幹這工作，聽了你們那邊的宣傳後，日本士兵也非常喪氣，却說這樣下去是毫無希望的。你們那邊倒你是很痛快呢！我是想跑過來，可是現在一跑就會被打死，沒有辦法。」那傢伙悲哀地帶着兩錠精子回去了。

總之，應該學全力圖僑軍宣傳，僑軍之正是促日軍崩潰的因子，正像將來佔領區係促希特勒崩潰的主要因素一樣。

我消息充實地又繼續了第三次進隊。

人員——山川。中村，新井田，佐佐木，高野，岸本，新井田。岸本係擄獲奇襲隊，我因為昨晚走山路腳來腳腫發痛，今日在營留守。

留守隊可真是寂寞哪！成倉，森本和我送走了勇士們後，默默地看鐘錶，同時更擔心地等候砲聲。夜深了，在皎潔的月光下出去下飯，看看火線方面，座座的山一些聲音也沒有，靜悄悄地聽伏着。

休息下來後，方感到已經是到了嚴冬寒夜的時節了，相互的胸中都感流出一種真正的「同志之愛」。三人唱着我所改作的日本歌「討匪行」，急切地等候同志們帶來好消息。砲聲今夜一發未響。

我們有這樣一致的意見——這種情況好極了，敵軍是處在進又不能退又不能的狀態中，在我們攻擊的前面，除束手待斃以外毫無辦法。我們要攻擊方針，採取集中戰法，把工作日程按原定的增加一倍，決心非把這裏的前線推擊後決不鬆手。

十一時半，勇士們回來了。

好消息，今晚又是好消息，每晚，每次都是好消息，同志們回來報告如下——到了團部隊，團長告訴我們日間的情況如次：「今天敵軍情勢稍稍有點不同，也許要砲擊，奇襲隊的活動，今晚仍請停止。」我們到了陣地後，一預告為開始廣播，日軍方面就有日兵五名背着三尺大小的方形白旗趁過盛

然獨，聽近到中國境內來，他們在那裏一直談話地聽完。這方面要是出去看看就好了，可是據那長羅河恐怕多少有點危險，我們方面儘量應加以監視並無什麼動作，據說廣播完了後，待了一回，他們也捧起白旗悄悄回去了。有趣味，那批傢伙不知要幹什麼了。據團長的推測，可能想像下列三種場合：

- (一)偵察據點的位置。
- (二)引誘我們出去，加以集中攻擊，自己也決心犧牲的敢死隊。
- (三)也許想趕到我們這邊來，結果臨陣而未實行。我們關於這三種場合一直討論到深夜。據我們的見解，第三種場合絕對不可能，因為世上決沒有可以揚着白旗全然地投過來的革命的脫逃者，要是乘機秘密的跑過來，那也許可能，可是我們也不能推測他是決死隊，假定是指示射擊目標的決死隊，一定會要求來會見我們，一定是偵察者，偵察我們偵察據點的位置在那裏，恐怕還是軍官斥埃呢！

當那宜昌方面一定鬧得大成問題了，爲了探得確實的情況，特別派遣軍官斥埃前來的話？」

總之，已經大大地惹起蘇軍官腦部的恐懼，已屬顯然。「宣善班」那批混蛋們已經不再出來，定是受到嚴重斥。

那位姚君更高興得了不得。敬給他一句「不打你。來，來，來！」的咒語，興奮熱烈地說：「明天就帶它歸一歸一。」

日軍下次來那一手，倒是有趣的問題！

我們決不放鬆攻擊。我們要努力慢慢地能遠直接和他們交換談話的情勢。假定那批傢伙開砲的話，那更好。日軍士兵們的心理反更會同情我們這邊來，要是發生強制命令要士兵射擊的話，那更見動異。不過怎樣，總之，是加強我們的勝利。

「假如來請求和我們見面，怎麼辦呢？」

「去啊！要是開槍，那批傢伙就算輸了；不去，我們算輸了。這裏難道不敢派遣決死隊代表！」

「要是師團長自己來，我一定見他。」我這樣說時，山川同志笑起來。「不的怕是假師團長哩。」

三日的經過已像下面所告訴你們的，明天開始進入到第二階段了。

「這傢伙太氣憤了，中國軍士帥氣極了，我們彼此都成了好朋友，就連在最前線也處處給我們照料和幫忙。昨天工作隊送了些香煙給前線的中國士兵們，這算是我們對他們些微友情的表示。」

令濱君也非常起勁，最後一天去的時候，也對日軍廣播說：

「各位請安心，我是中國政府方面的，我們對日本人民衷心抱有友情，現在這裏已經有了許多的日本的革命家都來援助我們了，請你們安心地過來……！！」

說完了後才回來。

像這樣代表中國人方面的廣播有時也是必要的，而且現在會在我們講習班學過口號的全軍士兵也都會叫喊：「且志兄弟！敵人在後面！」等等口號了。

希望等候我們第二次的報告！

祝各位同志健康！第一挺遠隊萬歲！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九日于陸軍第四一師防次

第二信

各位同志：

愈來愈有趣味了，今天（十二月十三日）第一階段的預定工作告一結束，全體同志正在一起費「西盛果」〔註：一種用赤豆及糯米塊做成的日本通俗點心〕。舉行慰勞同樂會時，突然來了一個驚人的情報，萬歲！同志們啊，我們第一期的工作已經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事情是這樣的，請你們別以爲我在寫小說，爲了便利起見，還是照例依次報告三日以後的工作經過。

第三日工作後，從意猶疑的話裏，我們可以確信同盟的工作已給予日軍士兵一個相當深刻的影響，因此，此後爲了暫時給他們充分考慮的時機起見，決定突然變動的去襲擊日軍右翼陣地（距離第一次工作陣地約二里的北方）。

這襲擊第一次工作陣地的日軍總數甚多，他們盤踞在高約三百公尺的一個尖錐的山峯上，鑿鑿着這一座山的南方其他兩個較低的丘陵陣地。更在丘陵間山峽的稍後方配備了〇〇砲，就這樣處在周圍各山羣環繞中國軍包圍的狀態下面準備着。這裏距宜昌也近，我們革命的奇襲，不但在長江南岸，就速

宜昌那邊也刻刻出恐慌的波紋了。

第四日，晨微雨，全體休息一天，第四一師師部周到樓爲我們預備了洗澡設備，一過沐浴後，您更發福晉餞。

五月五日，天似乎特別給我們幸運般地又是一個碧天晴空的好天氣。瞧吧！老天究竟幫誰的忙啊！湖北的天，宛如爲了同盟而微笑。

五月五日：二夜

睡着了嗎？睡友？睡着了嗎，草木？

既有波瀾，那靜寂的天地

一想起，隨聲都傾了我的胸臆

我撲天嗎一聲，吟頌。

「驚濤拍岸，秋氣」

鐵行過雁月三更，

飽彼食餐愈無底，

誰說寇父母奈若何？」

本國同胞們，我們從作了那行的國性，

我們是這長江這長河的土地上，

誰能說我們永久永遠在此，

回去還是什麼黨國的神州男兒？

四

經了這陣即與改作的軍歌，同志們一起唱了起來。

唱完了三小時後，晨食，熱茶，消毒，在在不，塵地不負網際出發，走出宿所沒有幾步，留守在家的

會場裏的人追了上來說：「師部來的電話，這道線陣地前面時靜散開走，因為有一段無隱蔽的森林地

帶出來其實我們都是一整肚子飢餓連子彈也飽當飯吃的人，口雖答應着，「曉得了」，還是照樣前進。

這非難的又個本部，張副師長，陶指揮官，陳管帶等許多親戰部隊早已先等候在那裏了，要觀念

逐漸地開始，從張副師長，陶指揮官來，他們都是從舊江軍營場生活中硬練出來，始終站在士兵

的隊前方，這軍營場，看他們那法條宛如家人，彼此相親相愛，真叫人痛快。兩位一見到我們，用着

中午在江軍營場，中團委會的日本話說：「朋友，請到這兒來！」「兄弟！」「呵！真使人不

堪不勝言，隨即我們又隨到營部去，等候水鴨下山。營部裏還備了許多桔子花生等，在火線上，還還

有這樣珍貴東西招待，全軍將士對我們的歡迎更使我們過意不去。

亮晶晶的月光，爬上枯草盈盈的山頭時，我們就向着陣地出發了。看起來這裏比第一陣地更使人有着「戰場」之感。「那個？」尖銳的口令時間着。沿着山腰寂寂地走在毫無聲音的營壘中。在遙遠的南方可以看到第一陣地開槍地沐浴在美麗的夜色裏。眼前已經可以俯視日軍尖銳形的山峯了，我們挺進隊更俯地走進前面比較低一點的陣地，不久就停止在一千公尺處的隱蔽部前，趙團長陪着我。佐佐木同志先去觀察陣地，走向敵前三〇五高地時，敵軍配備的全景瞭如指掌。真是絕好地點。立即命令士兵跑去叫全體部隊都來集合。說這來真是悠閒的話，趙團長部隊也都蜂擁而至。可是拍驚敵砲美陣地彼此很近，大家都應該在隱蔽部內。佐佐木同志立即配置好了機器；雖是在這樣的水急王，可是爲了我們的廣播，幹部齊連桌子，茶，都替我們準備好，你們聽了可別吃驚啊！

晚七時，第一隊廣播的我，就宛如在中央廣播電台時一樣，悠悠地開始播音了。

同志們！請快，請快，這裏的这批傢伙們可真有點怪呢！

那批傢伙們早已等候了多一定時，在日間，不，在前幾天，上面的軍官已經命令他們了。那批傢伙們到第二次廣播了敵仗後，必然地早在此緊緊地訓練士兵完成準備。

有一種的敵軍廣播，其意如下：

我的掃帚用完，在麥膠桶前檢查背詞如何的岸本同志帶着笑急急地跑了過來。

「新雨也在聽話，非常近，聽得清清楚楚。怎麼辦，用掃帚筒和他們對話試一試嗎？」

「掃帚筒方圓可笑地說：『聽不清，再大聲一點！』。聽怎麼會聽不清，就連小子們當面一千公尺

「處聽聽得聽呢！趁這他們用口說話這裏都聽得很清楚呢！

「好，再大聲筒試一下，小心別被打中，說話要簡短，繞道跑隨時聽候指示！」

岸本同志背着勃魯筒，與沖沖地奔向敵前二五〇公尺處去了。

「第一班勃魯筒隊前進，什麼砲擊等早已不放在心上了。感覺上興奮！常用那批傢伙來答話，

可說是已經徹底聽了。天胆不敵的砲擊部隊副隊長等，聽着岸本同志跑到敵前方和日軍兵士交談談

話去了，這裏也跑到那邊去參觀。

「第二班勃魯筒隊，接着我後由佐佐木，成倉依次地進行放送。在第一個休息的中間，岸本同志總是用着

揚聲器大聲地疾呼。

「岸本！岸本！岸本！」

我立刻跑到山頭笑着，還沒有說出：「子彈飛向那邊過呀。」時，岸本同志又繼續地在說了。

「別來惹了！人家幾乎像屎似地把他拉了回去。」

「這封書的內容呢？」

「志願。剛纔書的開頭寫下嗎？」

「不明白！」

「那末，再聽。你們究竟為誰打仗呀？」

「為國家！」

「要為國家？為什麼光叫人民的牲，為什麼一部分傢伙儘舒服，儘做好事？」

「為國爭節！」

接着就是兵兵兵了傢伙們答不出話就閉嘴了。可是又不露真心向這裏打，子彈一點也沒有落在附近。這批東西還是受誰的（恐怕是士官軍？）指揮之後迫開始來妨害我們。因為對方像早已在那裏等候着了。這是一說話，就來回答，這樣，我們就又被用機關槍的攻擊了。岸本同志被掃射——他稍為「替換」得過早了一點。

「說到天皇還早呢！」我來不及阻止，他早已在「成田著蔬，金比羅大神（註：「成田」「金比羅」都是日本神名，由征伐諸敵兵，必求其符靈以冀避敵中彈陣亡。）都來不及救了，士兵紛紛地陣亡，天皇假定是神的話，拉這位活神仙出來當靈子彈的滋味！」

「馬鹿野郎 兵 兵」

「不行呵，怎麼現在就拉出那『活神仙』來了呀。」我說。

岸本同志紅着臉搖頭。雖句實話，這一天的展覽，日軍方面準備周到，我們方面都太慌張。更不好的是成倉同志竟負傷了。那團景像哪那邊跟我們胡亂開玩笑的時候，我正在山頭看形勢，跑下來時

「成倉同志負傷了」，佐佐木同志臉色地說。

急急地跑去一看。他正用手按住汨汨血的頭，眉頭緊蹙着。

「怎麼了？」

原來是爲了個傳機器的聲音太匆忙，跑出去的時候腦壳撞上了岩石的尖角。森本同志和我立即替他拿了繃帶，因爲他自己說沒有關係。隨即士兵先扶了回去，當然我們不能就這樣對面那批傢伙起了興頭，還有圖我們趕迫隊的名譽。爲了緩和這批得意忘形的傢伙們情緒起見，我們稍爲做了一點游藝節目的展播；並且爲了補救岸本同志講出「活神仙」的「開張失敗」，這次由我重新講關於「人民的權利」方面講了一個講座。

「頭搶天是去一位聰明的人，喂！好好聽聽！這次講「日本人民應有的常識。你們是一句話

木同志臨別說：「日本兄弟，吵鬧雖不妨，還請靜靜地考慮一下，我們還要來呢！月兒好得很，慢慢想想一會吧！晚安，祝你們做個好夢！」

陶指揮官也笑着用話筒對中國士兵最後忠告說：「弟兄們，不要鬧極！即使對方開槍我們也不要開槍，要是兩兩三三地跑過來，歡迎他們，還是好朋友，不必打他！」

從月光照着的山路中回來，同志們邊談着話：

「總之，有了反應，就有趣味，因為可以明白那批傢伙的心境了。要是老不開槍也不講話，冷冷清清地發沒意思。」

「關於天皇說得太早斷了，可也也好，失敗就是教訓，從今後那一種應在第一期宣傳，那一種應在第二期宣傳，內容方面還有考慮的必要。」這是岸本說的話。

是的，我們的言語的子彈（註：反戰同盟此次所編譯的蘇聯宣傳材料集中的署名）在應用以前，還應補充一種初步的宣傳資料。

「關於今天的經驗，全體同志立刻樹立了明天的對策。」

在餐館吃了豐盛的宵夜，成倉同志的担架先回去了。張副隊長真是一位愉快豪爽的人，同着他在月光下不斷地唱着革命歌曲，這時，他雖在最後頭，手執樂譜打軍鼓，但會見聽，會見唱，豪邁。

三聲隆，非常地高興，宛如在做軍樂隊的鼓手。這人真好呢！我簡直變出了靈魂。同志們！不要擔憂，成爲同志的勞動不重，以後的工作雖然未能參加。可是現在已經漸漸感到不久即可登上火線的戰場了。

第六日（十二月十一日）

清晨，三架轟炸機通過上空，這也許是在示威說：「宣言也有飛機呢！」。今天爲第一期日誌。口號訓練班結束日，大家都覺得很好。這批士兵立刻將回到火線去。」停止戰爭，敵人在後面，日本兄弟！」這雄壯的舉國的呼聲將使軍部的傢伙們喪了胆，我們分給每人一卷傳單來代替畢業證書。這傳單的用途使用法來代替畢業典禮的致詞。眼送着這些年青的弟兄們勇躍地回到各自的部隊裏去了。

挺清隊今日的組成是：山川，新井田，佐佐木，岸本，高野，鹿地六良。下午四時和令漢君一起再向昨晚的陣地進發。隨行後發揚隊備奇襲隊，山川，新井田兩同志先舉了手。

新井田同志與綴非常高興，對綴清帶出來送行的成食同志說：「給你復仇去！」

先赴警部。途中，張副師長已經早停在那裏了，他對我們的工作極喜歡，每晚都同行。真是一位

熱心人。

身兒與驕，當能用那白色的光線傾注在一座一座的山頭時，我們挺進時又悠悠地出現在待機處，計算正面了。尖錐形的山巒靜寂地伏着。今天定把那批傢伙們的妨害和鎗火一舉壓倒下去。

廣播開始。可是，打第一陣時我，關於「何謂東洋和平？」一題剛說不久的時候，突然，高野同志跑了來說：聲音非常不好。試了幾次竟連聲音也沒有了。機器發生了故障，這真糟糕，宛如吹了煙霧，刺刀却突然折斷了一般的毫無辦法。

「用投擲筒去罷！」

新井田同志意氣昂然地說。張副師長也說：「好，咱倆一起去」。令漢君替兩人扭心說：「今天也許要開砲，算了吧！」。什麼？沒有關係，不過別演說太久了，給人以目標的好，去罷！。回不去。

新井田，山川的投擲筒隊立刻跟着副師長出去了。

岸本同志和我也一直跑到山頭上到安有發聲筒的地方去，來了，來了，來了地等候他兩人的呼喊。回頭一看，投擲筒的喇叭已經取下來放在地下，佐佐木同志催過了發聲筒回隱蔽部修理去了。

「這是個重炮，我們用這個來發罷！」

岸本同志和我將喇叭筒對準了敵前三五〇碼地的位置上尖錐形的山巒作目標。不一會，從敵不到約莫一角落距離敵堡二百公尺的地方，新井田同志的演說開始了。

幹了，幹了。已經常常地在幹了。是「爲誰而戰爭」的大道理。

「從你們流了血的彼方。這事，那事，那批傢伙們在幹着什麼呢？正在分圖奪利（蘇聯已經規定了「指定專賣人」這樣的東西，三井商會呀，爪哇（註：在華北，東北日寇所設特殊會社的別名）等，還有「一部大資本家，公然在獨占權利。你們流了血，人民餓了肚皮，可是那批傢伙却發洋財！什麼叫三百萬萬的軍費，是人民的血！政府把這些用到那裏去了呀！立出了獎勵金哪？什麼呢等等各種名目，這些錢早應過給久原和中島的軍需工廠去了。為什麼用人民的血汗叫那批東西發洋財呢？你們拿了八元八角一月的餉却連命都要送脫。既然說是獎勵，為什麼這些財閥們去發洋財。而不去提高工人的工資呢？」

「幹呵！幹呵！正是大膽不敵！不但不用短促的話說，反大談而論說起來了。發的一槍，一個子彈好像不知擦過了那裏，像打在雲霧上發出了響聲地從我的頭上飛過去，可是揚聲筒決死隊却毫無其事般地動也不動。」

「怎樣？明白了嗎？」

「不明白！」

「各位士兵，提出這樣的要求向軍部門爭論！」

新井田同志依舊立着繩網地叫。把長繩的打就一條一條從頭讀到尾。我們真替他捏一把汗。一級又級的從頭上飛過，可是後來他們終於認了輸也不再射擊了。

我和岸本同志爲了分散目標起見，時時用那大喇叭筒作很短的演說。這時，山川同志登壇了，十三師團的弟兄！四方必定在吃驚。這座山，那座山，全是我們的聲音。

「怎樣！明白真正的敵人了罷？」

「混蛋！」

「什麼混蛋？戰爭了三年，五年，竟還不明白過來？你這小子才真是大混蛋呢！」

山川同志的話還有意思，他一會兒用責罵的口吻，一會兒又用安慰的口吻：

「可是，我們也了解你們的心，因爲有官長在那裏，你們自然不能說明白了；不說也不妨，不過我們希望你們雖不說話也得好好地聽，並且好好地去想一想。你們不說一句話，我們也能十分了解你們的心，我也是官場裏人（註：十三師團士兵官談話人），所以你們在戰場上的心裏如何，我是非常地同情。不過，你們既然明白了，就別再冤枉地送死，中國的弟兄們對你們並無敵意。開槍務必要向天開，留得好好的身體回家去才對，你們回去的時候，我們爲了日本同胞，爲了革命，也得回去，那時，你們和我們全是同志，明白了嗎？」

「有一句話管說『明白了』，就像舞臺中沒有明白了的一聲。同志們啊！說是明白了！日本弟兄們！還有勇敢的說出這樣一聲『明白了』！」

山川同志撲跪倒了他們的階梯和鐵籠，引出了一句『明白了』的話來。大膽不敵的我們兩位勇

士，叫出一聲不意在日軍槍口之前顯出了他的英姿來，奪了兩軍降士之胆，也獲得了他們的讚嘆。

日本軍已經不再發一言來回答了。

「金雞勳章！金雞勳章！不，金雞勳章掉到陰籠裏去，你們今天該受革命榮譽章。」

（許，金雞勳章給日本天皇頒賜于有軍功者之勳章。）

「我給這兩類約勝歸來的新井田同志的肩膀掛命地稱讚他。我們這位可愛的革命少年却怕羞似地咬著嘴唇，指着那時爲了整理機械已經精疲力盡的佐佐本同志說：

「不，榮譽章不應該是我勳。佐佐本同志才正該受第一個革命榮譽章哩。」

真的，佐佐本同志也夠辛苦了。總算全是發生故障而以武器品裝填的舊物，極其努力來維持我們這一機械化宣傳隊的可說不願他。

同志們！但是，結局榮譽章並沒有想給，要是頒給勳章的話，應該，我們工作隊的身士們全都要努力爭取這一榮譽了，那不論有多少勳章也不夠分配的。

「現在正是決定東亞兩民族運命的時候，從長時期同一命運中

「我將來——」在母親等的喝聲下。「現在正是決定東亞兩民族運命的時候，從長時期同一命運中奮起來，兩民族，流血的犧牲中，必須獲得的是什麼呀？是在同一命運中面對着我們真正的敵人相互搏鬥，爭奪這一存身。我們爲了兩者都手連肩，經歷千辛萬苦才跑到這裡來，我們是國內同胞所派遣而來的人民代表，我們一個呼吸啊！許軍弟兄們！士兵們！團結罷！國內同胞正在鬥爭，和他們搏鬥吧！」

「自己還不像昨天一樣的妨害了，完全勝利了，同志們！我們是完全勝利了！」

「續定的節目完結，把機械全部整理好，我跑上山頭，日沈沈着的日本軍陣地，胸中不禁無限欣喜，不自覺地拿了鋤農具，叫了起來。

「兄弟呀！親愛的兄弟呀！自己要是不能替我們幹的，自己始終沒有幹的勇氣，也就永遠放不了自己，放不了父母兄弟，團結起來啊！明白了沒有？親愛的兄弟們！」

「隨着月影回到營部，團師長感嘆了，尤其對年青的井田特別愛好，「不能留下新井田及其他二位同志在四一師嗎？」新井田同志回答得妙。「不論誰都可以留下來，不過同盟現在人手不夠，請四一師多派幾個俘虜，把他們交給我們訓練教育後，那就可以好好地留在這裏工作了。」

「哈哈哈哈，師長大笑起來。」

「……」師長們互相照地談話，十二時半回到宿舍。

第七節

「……」第四師派來了使者，「歡迎早臨」。並且看看我們在四一師的情形，似乎非常期待我們早些到那邊去。這樣子倒使我們感到惶愧。實際說，我們工作除假定確是已經有些許成績，那也不錯。四一師給我們非常大的便利，總使我們捉庇。工作効果而已，要是對我們期待太大，那才叫我們慚愧！我立刻想建立一道這樣的「防禦線」，這並不是「密套」？却是事實。我在這封信裡也會說到我們四一師真快極了。

「……」賢明而用功的丁師長，勇敢而又經驗豐富的張副師長，陶指揮官——這許許多多的人以及士兵弟兄兄弟們，每天早晨的親愛的雄姿。真的，有機會，我一定寫一個詳細的報告告訴各位，現在把這些話寫下來。這還是回頭來說四一師派來的使者的事。他是來探問關於我們居住的前備談怎樣。喜滋滋地說：這批派來的使者等請發弄完而去的，真太簡單其事了。幸虧想這我們團氣的四一師的許多朋友替我來回答說：「沒有什麼，像你們所有招待他們就很高興了。」

「……」又是九架飛機的聲響盤旋在我們上空，據來電話說：六架敵機曾在我們昨天工作的陣地

上個旋偵探。

混蛋的東西，竟跟鬼國的保劍者商議，見了敵手以為舉起劍來威脅威脅就行，難道不知道趁你往
上揮手的當兒，就會舉劍刺你一刀嗎？

今天仍是到原地方去。

佐佐木，中村，新井田，鹿地以及湯澤荷奇頭原山川，森本等編隊。

這天下午臨時出發，痕副師長龜今天已監三天了，總是在我們通過的地方等候我們同行。走熟了的路
，在下半七時後到達了月光湖涼亭的陣地。

兩位同志還要的陣地真有趣味，雙方對話熱鬧極了。我們判斷今天對他們分析天皇制的正誼已經
不妨以於是現由我師演「實際情勢與日本」，接着是中村的競選節目。佐佐木同志的國內情報，最後
，新井田同志詩吟獨唱；可是因為新井田同志調子唱得過高，中途竟接不出聲音來了，重新唱唱時候
，那聲聲就說：

「喂！飯吃飽了沒有？」

「就是肚子餓，給你吃『衛生丸』好嗎？」

大家都笑了。

「這情形在過去固始沒見了。我和中國同志談到山頭去罷，我聽罷，已還不覺是奇異了，第壹點在論目前而公認說着，是蘇赤同志的發言，日方方面又在有計劃的對我們「圍剿」了。說出這玩笑的話。」

「這你倒是不信麼？」

「這胡說八道們是國內同胞派迫而來的革命代表，和彼三井，三菱裝着血而奔跑者的身份不同。」「這簡直是胡說，我若笑了，那便又遲延，至能帶着牛分的精神打聽。」

山田同志開口道：

「五平與之談此等話。係日本之東北地方。十三師軍隊兵多該處人」的士兵們，十三師團的弟兄，有話和你相尋的好好地聽下。」

山田又囑咐道：

「帶着東北地區的士兵們觀察地回客，起初都靜靜地聽着。他把關於血還未乾的戰場，實本家却早在這邊邊測測以波羅拿次航八角二月而隨而受命性生命的士兵們的差別，反覆地幫助着。」

山田又囑咐道：

「親愛，那一個都為的是國家呀！」

「寫八元八角錢的國票嗎？三弄。三弄聽了總高興呢！」

隨着又閉嘴，中村同志快樂籠籠，作着姿勢總長立刻跳出去談話。山川同志還在叫：

「爲了什麼要打仗啊？再說一遍聽聽！」

「爲了東洋和平。」

「傻瓜。拿若爺，爲了他去擾亂那的國家。這也擾東洋和平嗎？」

他接着又說：

「喂！東北的志氣！你們該操一點。咱是你們的同鄉，說到東北地方的人，人家都批評我們是
爽直忠厚的人；忠厚總爲好事，可是太忠厚了，就什麼都聽着人家說的話做；不會自己去費些腦力，
判斷一切事情，因此老是跟着別人的屁股後面做傻瓜。回想一下明治維新的時候罷，東北人最後還附
和幕府做戰軍。別再成落伍者了，東北人總老是一貫的有落伍份子的傾向。」

「同感！」對方又響。

「喂！我們這樣議論，你們也聽聽？可是會長恐怕在生氣，一定會說：「別聽他們說的話！」
——哪，這是當然的，因爲這批東西才是你我們的敵人。」

紛紛地在隨鬧，好像不容易卸下來。終究在日軍陣地的山背裏吹起歌聲響來了，大概意思是在說

「別再鬧了，睡吧！」。

不理它，我們這次又改用擴聲機播了，森本同志當着副師長的傳令兵跑過來說：「對面那批蠢蛋鬧得很，可否請您到前面去和他們說幾句話。」

吹了歇鐘後，雖說已靜下來了，我仍到最前方陣地去做一次狙擊兵，副師長笑着在等候我。這真是個絕好的機會，我走進山川同志的雙壕，照着指示我的槍眼瞧去，擊下就是日軍陣地，探說就是剛才他們跑到山麓來向我們擲彈打 胡鬧的地方。

「喂！大家好好地聽！」我在靜寂中開始叫喊了。

「剛才你們有人說是爲了東洋和平，現在就說究竟什麼才是東洋和平。東洋在某一部份食禁的東西視爲禁煙的時間內永不能和平的。東洋在被這批傢伙們爭奪的時間內，永沒有和平的。過去白種人，視東洋爲他們的肥肉；今天一部份日本的壞東西夢想攫取禁煙，這批傢伙們存在的一天，和平決不能到來。不僅是日本帝國主義，不論那帝國主義我們全不需要，驅逐他們後東洋才有和平。人民和人民假定能協力，和平始爲可能。中國的抗戰就是這一種全民族的抗戰。同胞說是爲了東洋和平，可是却受了那批食禁者的利用，白白地犧牲生命，我們見了真不怒地要哭，不，我們簡直欲哭無淚了。誰會拯救我們的父母兄弟？兄弟們！自己不救，誰也不會救我們的。好好地想一想罷！明白了麼？」

精神團結起來，別再冤枉送死了。想想可憐的父老兄弟們！有困難的時候，總過來和我們商量，可以說我是過來我同盟的，明白了嗎？好，請安歇罷！好好兒地睡！」

我最後的聲音幾乎變成嗚咽了。

陣陣悄無一聲，第七日的工作就此結束，我們回到營部休息。

關於「吹歌鐘號」的事，據察本同志的解釋是這樣的——在以前總吹歌燈喇叭似乎很少聽到。一發火槍是除了大隊長居住之處或大隊本部以外並不吹號。也許這裏有大隊本部在，也許聽到前線有我們這批人出現，官兵方面雖遭高級將校前來觀察，因為大嚷鬧了，沒辦法，就吹歌起燈號威嚇士兵不許亂鬧也未可知。

再詢問團長時他也說這樣的事在遼裏還是第一次，定是日軍因我們的出現已陷入不堪收拾的混亂中發瘋了。

第一階段的工作至此告一結束。

現在讓我來告訴你們前日預告的「孫人的情報」罷！

同志諸君。

今天（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偵察官武士長發了許多雜頭波瀾。笑嘻嘻地跑到我們這裏來，發

這些東西都是第一次工作陣地的日軍方面送來的禮品。

事實是這樣的。

二十二日下午四時，日本軍方面又是那個參謀及另一日軍將校向中國軍方面要求會談。

「請派出兩個人來，有話談。」我們方面也就照他的要求派了一位軍官二位士兵出去。可算是一氣便成。雙方都揚着白旗前進至以前屢次會晤的地點，握手敬禮畢，那邊的日軍將校用蹩腳的中國話說：「由此可以斷定他必是特務機關人員。」

「聽貴方這目的話，貴方的心理我們充分了解，我方士兵也頗感動。」

「聽到了麼？」

「全聽到了。我們非常感動。（什麼話，該說是受了當頭一棒！）士兵們也頗為消極，我們深切希望和你們講和，貴方能否允納我方的和平請求？」

「當然可以允諾，要和平極簡單，只要停止侵略戰爭，無條件撤兵就可和平了。」

「那很好，我們即撤兵，兩民族互相親睦吧！那麼關於撤兵的條件一節貴方可否和我們商量一下？關於軍事懸托之至。還有，這件事也得希望你們加以考慮。就是不要相信美國能夠援助中國，我們擔負管領，東亞兩國彼此打得精疲力盡的時候，全將受第三國節制呢！」

「不，我們正圖爲不致受任何方面的壓迫，所以才抗戰到今天。」

「明白了，貴方米糧充實否？價格如何？」

「米糧極爲充足，一斤不過七分。」

「這是指軍米罷？老百姓沒有米吃很苦罷？要是米缺乏的話，我們倒可以送給你們。」

「不勞費心，民衆食米雖難，算米價格稍貴，但充足得很，而且鹽漢口此鹽極難得多了。」

「那麼，食鹽缺乏吧？」

「食鹽從四川運來不少，要是宜昌不足的話，這方面可以送你們一點。」

「那也不勞費心，你們好像很痛快，軍隊似乎不少呢？」

「軍隊不怎麼多，可是不論那裏，所有山頭全有軍隊守着，貴方如何？」

「很多，後方約有十三萬。」

「呵，原來你們是後方，那我們有近百萬呢！」

「是嗎？哈！哈！哈……」那特務笑了。

「貴方士氣很旺盛，還有，那許多日本人究竟從那裏來的？」慢慢地談到本題來了。

「那是從你們貴國派來援助我們的革命家，不僅只是這裏，各戰區都有出動。」

「這樣麼？好，若見。」

這樣，那傢伙就放下了罐頭禮品回去了。

同志們啊！我們帶回禮品來了，可紀念的禮品！台灣製造的波藍糖。歡笑吧！歡笑吧！

師長，副師長都來了，我們都大笑著談論怎樣回手打擊他們。中央社的S垢生驚異極了，說：

「從沒有看見這樣的戰爭過，妙極了。」

那批傢伙的鬼計何在？

大概可從三方面來推測。

第一、蘇宣班工作之繼續，想適用過方面革命的接續，打算照例又用和平的誘降以造成影響軍隊的士氣。

第二、想用和平的手段來緩和因我們革命的宣傳而生的日軍將校與士兵間對立的激化，保持欲偵察我們的真相及中國軍的士氣。

第三、使中日軍與我們鬆懈大意，誘導我們入更深的狀態時，陰謀一舉殲滅消滅我們。

好，叫他們知道點厲害。我代中國方面掛出和平條件吧！「買點桔子來，把我們的信放在裏面送給他們如何？而且，這樣的信反正他們不會給士兵看的。我們應編成兩支宣傳隊，分別派到第一第二

兩陣去。既給雙方全體士兵聽。煽動雙方全體士兵參加討論反戰運動。」

大家一齊拍手贊成。我就立刻起草。信的內容如左：

★ ★

謹告日本軍將士書。

前日（十二月）得悉諸君之部隊傳達於中國軍方面之意旨，中國軍將士暨我在華日本人民反戰革命同盟會前綫工作隊皆欣慰異常。關於諸君之和平希望以及要求此間提出和平條件，經我等立即電告本同盟總部後，總部與電謂願以韓庭者之立場回達諸君如下：

此係本同盟及諒解本同盟之中國方面之原則的解答。可分為四項表達如下：

第一、日軍之無條件撤兵。蓋此次戰爭實由於日本一部份帝國主義者所發起，因此中國對日本人民以及立於日本人民立場之各位士兵並未含有敵意，因此應以廢除足以使雙方負担之條件，雙方以無賠償不割讓之原則撤兵。

第二、吾人切望日本人民暨立於日本人民立場之各位士兵，打倒目前日本帝國主義之軍閥，資本家等操縱之政府，另立民主的日本共和國政府。蓋查近世史上東亞兩民族之不幸，實發端於此輩貪婪所設。此輩之支配力一旦存在，欲求東亞之永久和平無異夢想，中國從撤去韓境上，對受此輩支配之韓

本難以信賴，故擬與日本樹立民主的共和政府而與此作友誼的接觸。

第三、中國之抗戰，原本人被壓迫之民族立場，雖尋求自國解放之獨立自衛戰爭，決不遷徙屬於任何國家之役，且是爲了謀得共同敵人之面與其他國家平等合作，反過來除滅中國更毫無附和日本帝國主義，捨其南進政策之殘餘以自利之意。惟今日爲對抗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乃以友誼歡迎援助中國本身抗戰之各國，總之，吾人深知欲求中日兩國國民之福利，首須消滅日本帝國主義。次方能消滅任何帝國主義之壓制，然後始能實現東亞永久之和平。

第四、取消汪精衛偽政權，如汪逆之毫無節操見利趨附之輩存在一日，則欲安全東亞和平仍不可說；因此無骨節之徒隨時可爲貪婪之陰謀家所利用而出賣東洋和平，查過去東洋之種種不幸，可謂由於此種人物太多亦佔大半之理由。

吾人及中國方面四項和平條件如上記，希日軍將士諸君善加考慮。

本同盟在今日，在此次戰爭中對中日兩民族友誼的結合及確立東洋和平之基礎已略盡貢獻，此乃係我在外日本人民代表對同胞呼籲之義務之一，若蒙將士諸君之贊同實不勝欣慰之至。

最後，三呼民主日本萬歲萬歲，並祝諸君之健康！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聯日本人民反帝革命同盟會前線工作隊全體謹啟

☆

☆

☆

信後，經正齋斷均蓋下了本工作隊堂堂的印鈔。

同志們啊！結子鑑與信明晨就可送去。兩隊的「軍使」：「宣報隊——第一陣地：山川。岸本。第二陣地：森本。新井田」將分別的拿着信稿前去敵前宣讀，我們的軍使是不以帝國主義者為對手堂堂的「只把此信讀給士兵聽，請等候我們的結果。

祝諸位健康 第一號進隊高聲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十四日。

第三信

親愛的各位同志：

十二月十八日，我們即移至第四師。

連日陰雨，不知什麼時候才能放晴。大家都不願脾肉之噴。想起了在四一師工作的時候，那樣的好天氣，使我們可以隨心所欲領受活動。同志們不禁撫膺感嘆。我一方面安慰他們，一方面對周副團長悉心招待我們的本師官兵，尤感到內心的抱愧。

「這天氣很快就會晴的，湖北的天氣老是這樣，不會繼續天雨到十天以上，馬上會變的。」

每天到我這裡來開談的王副師長于指揮官等，像組織似的這樣安慰我們。還說：「做師長希望你們那樣珍貴的團員友人多住幾天。」

多懇切和善的軍人啊！沒有辦法，我們只有等待天氣好轉。高堆旁一列低低紅色土山遮蔽着，無可眺望。只有有趨途的雲雨中，鄂西不毛的石山迷迷糊糊顯出它湛藍的影子。附近沒有家屋孤零零地，就只有這一個小小的農家，每天清晨對個行旅從山頭那邊挑來些香煙，花生，蜜桔等向士兵做交易。此外，就為外界毫無發售，無聊，寂寞，我們這些「宣傳的機械化部隊」簡直沒有辦法來解決這種開

散。真是可悲哀的弱點啊！沒當選電機編到混氣就要走。請聽聽以新意使用。除了天氣放晴以外，毫無辦法。也有人耐煩不過而建議說：老這樣下去討厭極了，揚聲筒宣傳隊總可出去工作吧。

——「不，不，還得忍耐一下；那批傢伙這次在等待我們從那一方面出現……輕易的亂幹會減低宣傳效果。已經等待到今天了，我們還是等到可以使用揚聲筒的時候再幹吧！」

大家都遺憾地忍耐着。

十八日，接到陳司令長官勉勵的電報略謂：「……至感。尙望加倍努力……」。陳將軍接到四一師的工作報告後，極表欣慰，還派一來函使我們感奮而對天氣的焦慮也趨於極點。有些同志不時地推開窗望着滿佈烏雲的天空，看看地上，帶着響亮的聲音說：「啊，天空明朗一點！」

午前，閉關四師幹部訓練班，致授日語日號。結束歸來後，各人都隨意地吃着師部招待我們的香煙，水菓，花生等；一面努力準備天晴時向士兵同胞攻心宣傳用的「言語的子彈」（註係日本人民反戰同盟會每日軍宣傳用之廣播資料稱的彙編）彙。成倉同志作成一首「赤城催眠曲」的名歌，圍坐在師部招待所寫我們而預備的榕榕火盆，用揚聲筒輕輕地自唱着作試驗

「成倉同志！你的爸爸那兒去了？」

「噢！我並不問你，乖話地睡罷！」

說起來真叫我心裏……

好得很，一句一句打動我的心。大家都靜默地聽着。「好，我也來一個！」中村同志感奮地說出。心曠神怡，說說笑笑，尖刺的頭思聚起來了。澤本同志開始草擬「南進之危機」的警告演說詞。山川同志也開頭工作。吃過晚飯後，大家又參出紙製的圖表，將將來，真說得厚龐互爭負責。

山中的夜靜悄悄地，戶外細雨簌簌。

同志們！

晚上圍着火，聽談些帶帶經驗也頗有樂趣。現在說些在四師等候已久的工作經過吧！

首先還是從向日軍提出的四條和平條件那事說起。

先是，官員日本軍事實務欲強逼我方之宣傳，作出苦肉計案，提出所謂「和平交涉」。我們對此由工作隊作成四項和平條件，於十五日上午九時，經勇敢的四一師軍使之手，在前次山上的會面處親手交與了日方軍使。並且爲了答謝前次日軍送來的饋贈禮品起見，我們方面也準備送了幾罐子桔作為還禮。

好，這才有話！那批東西莫明其妙地派遺軍使，現在可曉是意外地遇到埋伏隊購買去了。師長們都拍手稱妙，立刻抄成兩份。按照預定計劃派遺兩團宣傳員至南方障地分別向日軍士兵直接宣戰。軍

警察在十四日上午發給四一師軍使邸函的。當夜，我們方面並隨即派兩派志願宣傳員往兩處歸地去
往第一陣地之宣傳員爲市川，岸本，中村。

往第二陣地之宣傳員爲新井田，森本。

雙方都是利用揚聲筒的呼喊宣傳。

因爲這樣的和平條件正刺中日本軍部的心髓，今晚若不小心一定很危險！——戰士們出發的時候，
每一句激送者的險，自然地緊張起來。

「不要緊！我們去去就來。」新井田同志精神活潑地打頭先走。看看錶還只三點半。我們一直送
他們到後影消失。才和師部的許多人一同回到家裡，圍桌閑談。待師部的許多人散去後，我們也各自
回到自己的房間。夜漸漸地逼近了。已經是勇士們路過到達火線的時候，我的頭腦空恍恍地不知怎的
耐不住這種孤獨的緊張，遂跑進會客室去。其他同志的心境也似乎和我一樣。

「快到開始宣傳的時候了罷？」成倉，寫字相繼跑出來喝茶

「奇怪！倒沒有射擊？」

「誰都別着耳朵聽。」

文憑怕他們回來的時候肚子餓，我們留在這裡的人燒了些山芋預備給他們回來充饑。

八點……九點……總不見有射擊的機子。

夜十時過後，明月中好像有人走來，跑出去看看，第二隊的同志回來了。

新井田同志興奮地進來報告：

「好得很！」

「開槍了沒有？」

「不，沒有……」初到營部詢問敵情時，據說：昨晚我們按置據守的地方，待我們撤退後會有復性毒瓦斯彈射擊過來。還有，今天零開交換步槍的時候，有一個士兵露出一點身體，立被狙擊，子彈擦過額部受了傷。因此大家都以為今天一定會胡亂射擊，要小心點，我們抱着挨打的決心走出去，意外地並未射擊。當我們一叫「喂！」對方好像意料不到似地有點狼狽，也回答一聲「喂」；待夜臨起今晚來的意義時，沒有多久，對方就非兵兵開了四槍，有一槍子彈掠頭而過。後來我責罵他們說：「別開槍！每顆子彈都是同胞，國民的血汗製成的，不要浪費！」

「今天我們是作軍使而來的，要打待讀完了這封信後再打！」

讀了後，營部地站在對方的槍口前，藉着月光讀了信。

以後，一槍也未會射擊，距離敵人僅僅二百公尺。

「高麗野郎！」只聽到這樣地一聲，以後就靜靜地沒有作聲。新井田，森本輪流地讀完兩篇準備好了的「文獻」。並且依次地改換地點向全體日軍傳達殆遍，大成功！

所謂二件文獻，即是除前述的軍書以外，另一篇係我在今晨草就的「文獻的由來」說書，內容約略如次：

「親愛的各位日本士兵同胞！

在前天晚上，我們對諸君在愛第〇〇大隊擇地投擲的時候，宜昌軍事當局會向我們建議說：他們很瞭解我們的意思，要求雙方談判和平，請中國方面提出和平條件來！因此，我們日本人民革命軍將中國軍事當局的諒解，代表答覆該項建議。我方之和平條件已由我方所派遣之軍使轉交與宜昌之軍事當局。

可是，事實上不勝說，我們是一點也不相信宜昌軍事當局的和平交涉的。我們固然反對使兩國人民遭受犧牲的此種戰爭。但欲實現和平，必須認真選擇可以信賴之對象，我們的對象實在各位日本人民同胞！

各位同胞，請想一想下述的事情：

究竟此次戰爭爆發時，政府及軍部有否共同體？諸位士兵的黨派是否有？不。自滿洲，滿洲。

諸君停下來。政府應如何。在實行時，究竟有甚麼求道人民的同意？那提議修訂的條件，固是自己的樣子胡說。只是追究他們胡鬧的責任時，就用「非國民」「國民的自覺不足」等語來欺騙。不許人民回話；然而，一切的犧牲和負担却統統推壓在人民的身上。因此人民無法知道這批東西究竟在做點什麼，但卻必須忍受所有的犧牲。而且以後也還是如此，關於戰爭如何結束一點，必然地不會和最受痛苦犧牲的人民——各位士兵一談的。這批東西愚弄國民，以為國民全部是盲目的可以隨意殺，隨意地吃苦。

人民對於此次戰爭事實上是毫無責任的！

不過，我們必須想到的就是：這樣下去，日本——我們的祖國，要落一部份隨意妄為的東西，落到無底的不幸中去了，人民當盡這禍災禍又不能不與之共遭受這種厄運。

同胞們！日本是我們所祖國！不論「和」或「戰」，必須公決于我們九千萬同胞的意志。日本人民定須爭回自己的權利來！日本人民自身必須想到，怎樣把這批妄幹亂幹的東西趕出去，從這批東西腳下踏的不幸戰爭中，恢復和平，重新建立起健全的日本來。因為這新意義，我們的和平條件是以諸位為對象的。請各位軍事當局是否把我們提出的和平條件和諸位商榷了？要求共同商議！為了這原因，我們現在將條件公開發給諸位聽，請諸位寫這些條件告訴全體親友，商榷後

方。只說政府及軍部屬于和平問題由人民公決。如人民願戰，

我們則兩次遣使入寇弄了，現在開始重讀原文！」

這篇文章由森本同志朗讀。

「今晨好像很理解」，森本同志用照例若無其事的語氣笑說。

晚上十一時，到和平交涉談判地點去的第一陣使者也回來了。

「辛苦！辛苦！怎樣？」

月光照着冒汗的臉孔，使者們疲乏疲弱着，回到屋子來。然而，「今天並沒有當使者」，山川同志對于衆人所料，先說了這樣一句話。大家面面相覷顯得有點意外。

實際上，條件還不會交到火線，因此今天有和平條件也不會交給對方。據說明晨可以交過去，自然，我們的使者的工作也必須延到明天晚上，可是就這樣明晨回來覺得有點沒意思。我們三人就做了一番宣傳回來。」

「而且，今天收穫不少，總算給我們成功了，使那批傢伙說話了！」

「說話了嗎？說些什麼？」

「說會同志帶着心通的聖旨慌忙詢問中村同志。」

第一陣地和第二陣地不同，那裏的氣氛宛如匣子一般始終不會開過口。所以一聽說第一陣地那邊也說了話，同志們好像打下久攻不克的城市一般地歡喜。第一個突入的應算中村同志的功勞。

他的報告如下：

他們三個宣傳隊員，當着揚聲筒由團長引導，今天到了最前線距離兩百公尺的壘壘裡。那裏的口氣，近幾日來也不時地向這方面轉變。昨日並且有一顆砲彈落在大膽山山頂，打倒了正在那裏建築工事的三個士兵，在空氣極爲險惡緊張中，我方一點也不還擊，他們以爲好欺侮了。照例又送出這批宣傳班的員來，頭頭地向中國軍士兵呼喊宣傳，於是，當我們到達後，中國軍方面就通知他們說：「喂！何隊長！何隊長！現在日本兄弟只向你們講話了，請雙方都別開槍，好好地聽吧！」

「好！」四方回答說。

於是，我們開始工作了，山川同志！何謂東洋和平，吾人爲何非實行東洋和平不可？岸本同志！爲誰而戰？

整個的山頭寂然無聲，連槍聲都聽不到一下，冷靜得簡直像沒有一個人的樣子。

中村同志着急了，一下爬上炮壘部的頂。

日本士兵弟兄們，你們究竟在那裏？一點聲音也沒有。我們真感到疑惑！究竟你們有人沒有？有

人說話聲聲答聲一聲。」

「喂！你這裏！」

忽然在很長的山峽下面發出了一聲，同志們是多麼地興奮又喜悅。

「我聽得這聲！我聽，兄弟！我們真高興！」

中村同志不禁感嘆地大叫起來。

「謝謝你們，兄弟。明白了我們的話了沒有？」

「明白了！」

「你們明白了。」他們就是一「明白了」呀！

這天大家都覺得了不得。一個一個舉到這燈影的上面去，在月光下露出自己的身姿來。

「兄弟，聽你們的話，我們真是歡喜極了！今天是月半的夜晚，你們望着明月，一定在思念故鄉吧？」

「好，聽你的！」

「好，聽你的！」

中村同志熱情地說，岸不也唱了一個歌。連平日不會唱歌的山川也唱了一首東北民謠。

「對，聽你的！聽好嗎？」

「……」

在雪月以柔靜波瀾死地月光下的山中，想不到突然會展開一次「亂洽心靈之交流。」

冲青同志受到大家的稱讚，洋洋得意地述懷說。

「今晚才真正明白了他們的心理，不深入到士兵心裏是不行的。」

「……」，原本同志也帶着微笑說：「我們在歸途中會討論過，覺得與其一開始就大鬧道兒不如先壓給他們的心來得重要。我對中村君討論說：譬如，先說些有經驗的「歸節」（日語稱「沒才」彷彿我國北方之說「相聲」——照字註）等。如何……明天準備些這樣題目試試看。」

「……」，同志們真叫人佩服，他們立刻能從實踐中得到教訓，從實踐中求得進步。

「故事不在此止。」

「此外，還有。」山川同志說：「中國方面以陣地也到處都在叫：『停止戰爭！』『敵人在後面』『努力地在練習。』」

「啊！我領悟也是！」到第二陣地去前新井田同志忽得想起了這事，也大聲說：「在山中突然聽到有人叫『日本兄弟！』」——啊！真正覺得奇怪時，借月光細細一瞧，原來就是白天來訓練班學習日語的中國學生正在練習。」

「吃得真不錯。」到兩方陣地去的使者揮鞭驅馬說。聽說在第一陣攻的火線上此種口號呼喊已全面實施。收效頗大。這事也使我们更感奮，我們第一次的短期訓練士兵呼喚口號居然立刻取到效果。今後對此項工作當更有擴大規模之必要。

「各位都辛苦，吃點山芋吧！」

「你們都吃了沒有？我們在陣地吃過很好的宵夜回來，不過現在肚子又餓了……第○○團都十分希望我們回去。老是詢問我們什麼時候再……啊？而且，以爲我們還要回去工作，已經在火線上工作好了。一個完美的掩護準備我們回去。就這樣換了地方真有點對不起他們。」

一切聽了都叫我們高興。雖然答覆「和平交涉」的事延過了一天，但收獲却太豐滿了。
第二天——十五日。由第一陣地火線上所發之情勢如下：

「我方之和平條件及密格等物品，已經很妥當的親手交與日本方面的使者——何隊長了。」

除了何隊長，李參謀之外另有兩個日本軍參謀的一個男子，作軍使來證。

「明天，參謀長直接由宣島來。想見見日本人革命家。我方派遣三人出來，請貴方也派三人出來。又請貴方的意思怎樣。我方只使回答他說，這事現在不能決定。但答應他把這意思轉告日本人。」

革命同志。

慢慢地來了，可是我們怎會上他當呢！

個，拒絕他，也得有個巧妙的法子。

「見他不好嗎？」

上午，師長，副師長等來訪問我們，圍着茶桌討論，每人眼望着我的臉，似乎都在問我：「你說

怎麼辦？」其實我的意思是如此：

「儘可能的逆用對方的陰謀反擊他。可以回答他們說。會可以會他，不過仍須正式派遺軍使，持着白旗遮住眼睛到這邊來，說實話，日本軍部對我們毫無關係，他們既說要見我們，就見見也不妨。

只要他們肯履行正式軍使的手續就行。」

「您以為這樣說對方果真會來嗎？」令演君說。

「當然不會來。這樣更妙，正好暴露那批東西毫無誠意。」

事情就這樣地決定了。

因此，我陪今晚前去工作的同志，除了眼睛和平空夢的真相外，更請他們傳達「答辭要或會攝」的話。

「日本士兵兄弟們！昨天宣言軍事當局說是參謀長盛德一見日本人革命家，請求會晤，我們的答覆是：見面也可以，請他履行軍使的手續，手持白旗，遮住眼睛，跑到這邊來。」

諸位弟兄們！軍使的說，軍部是人民的敵人，而且正如過去事實所證明，是最卑怯懦劣的敵人。是叛國，出賣，毀害人民士兵的最壞傢伙。他們所說的話一句也不能相信。我們除了打倒他們以外，既無和他們說話的興趣，也無和他們說話的必要。我們更想說話的對象，正如我們每次說過的一樣，是諸位親愛的弟兄們！然而，他們既說要見我們，見見也不妨。不過，必須要堂堂正正地履行正式手續進來——請把這話傳達給參謀長吧！

親愛的弟兄們！那批東西一點也不管諸位究竟想和我們說點什麼話。可是我們把他們所說的話全部報告諸位的。那批東西若真要和我們會面，儘可以跑過來，何必恐懼？我們是日本人代表，和凡民之敵——軍部不同，告訴他們安心的過來好了。

還請諸位好好地注視着，這批東西果真會來嗎？說說不來，那才真是卑怯者！由此證明那批東西要求會晤，實際是毫無誠意。正充分暴露他們自己借會晤之名，別具心肝！

諸位兄弟：到那時候，究竟這批東西要求會晤的卑怯手段真否何在，叫他們自己帶了證據和把這意思告訴參謀長閣下如何？」

好了，已經一針見血地刺到這批東西的癢處。宣昌軍等省腦河撞了這根一鼻子灰，恐怕歇斯底里又將要作，也不過只能苦下去。我們可以說已經造成徹底變了這批傢伙的鬼計，也抓住了士兵弟兄的心。

下午三時半。

担任今天軍使使命的新井田，高野，隨着夕陽走向第一陣地。夜十一時後，圓滿地達成任務歸來。據他們報告說：今晚不論怎樣向日本士兵呼喊，始終默不作一聲，想是爲了昨晚雙方愉快交談，使軍官們感到恐慌，因此嚴加管束了吧！

又據回來的同志們在火線上聽到的消息說——今天上午宣撫班姓李和那個姓何的傢伙，又來要求會晤，那姓李的帶着埋怨的口氣說：「你們對和平毫無誠意，一點也不談判實際和平。却儘對日本兵作虛偽欺騙的宣傳。我們說的全是老實話，確是眞想和你們商量和平。要事你們老是毫無誠意的利用這事作宣傳，以後日本兵再不聽你們的話了。我也不想再和你們見面，明天就回漢口去了。」

當晚，我方使者開會了若干最後遺餘的發言，對方似乎都聽到了。——與志們苦笑地說：「明天還怕要開槍打我們了。」

直到深夜我走狗們，總算把我們工作隊圍困要逼用這公約陣地了。偷着送不發蛋，明天臨晨還預

就要在反掃的後半段，揭穿宣道班，圖這批壞蛋。

十二月十六日

「清早。就曉得隆隆。軍由長江北岸砲中國軍隊。到第X師防地。聽聲像野砲，真是混蛋！大概是昨晚掃掃結束，會對他們說：『到今截止，我們只撤退了。』那批東西就以爲我們今天會移到左邊陣地去工作。於是想用威脅的砲擊，欲圖牽制。出其不意，我們決定仍舊在反陣地作一次最後的砲擊。」

同志们因爲今晚在這一陣地工作將告一段落，從早晨開始熱心準備繩材，完成了岸本同志所提的兩人對話式的「革命問答」三篇。

主題——什麼是帝國主義（第一）；戰爭到什麼時候可以結束（第二）；什麼叫日本人民革命（第三）。

今晚全體出動工作。

到第一陣地去的——山川，岸本，佐佐木，中村，森本。鹿地係總指揮部之主力「機械化部隊」

到第二陣地去的——新井國，以倉，高野。無從得知總指揮部「機械化部隊」。

兩隊在下午三時半，精神抖擻地出發。此外，劉師長，指揮部等今天也未最後一次「觀戰」。

第一陣地草木都悄然無聲。

到了師部後，師長，營長，也都隨着我們出發。只知前大山川同志告訴我們的一樣，距前次廢墟增點更前進一百公尺處，在出岩背後，新築我們築了一個掩體，散發出還未乾燥的新土香味。將士們在火線上對我們的這種察視，予我們無限的鼓勵。

軍官也愉快地告訴我們說：「今晚宜探班這批傢伙去會出來。昨天，豈有此理的竟跑到我方步槍線附近來，頗頗地叫：喂！到洞口去玩嗎？帶你到宜昌去。這邊根本不去理他，看樣子很像來試探的。其實，他們連我方部隊的番號都不知道，鬼鬼祟祟地偷問：『你們師長是不是姓王，年紀很輕，極有精神的那一個？』哈哈，我們倒是點頭，含糊其詞。」

宜探班果真撤退了麼？痛快得很。和這批小子演戲也演得夠了。

微風吹來，撲着像撥春似的山響，當月兒從東方地平線慢慢爬上來，照照着山野的時候，我們的一切準備都已完成，繼向日軍陣地發出了響亮的第一聲。

「喂，兄弟們！我們又來了。」

「請爲今晚上一個地輪流着唱歌。」

「請聽之至，哈哈哈哈！」

中國軍隊方面的騎士也大爲高興。

雙方對話式的問答開始。

(甲) 要是打完仗。

我就想回家。

(乙) 如何能回家？

如何能回家？

(甲) 明白其中趣。

母語有苦惱。

母語有苦惱。

母語有苦惱。

母語有苦惱。

「親愛的士兵同胞們！最後，有一件事懇請你們注意。」

我拿這語句，開始廣播。

談話內容約略有下列三點。

(一) 我們十位講所講的話是否已經徹底了解。我感歎說：希克們定必已經明白了，那末，從今以後，我們更如何組織人民及士兵來鬥爭——它的具體方法如何？

(二) 士兵們應絕對的避免爲此種違反人民意志的戰爭作犧牲。必要的時候，可以和中國方面寬取聯絡，不應拒絕所有機會。採取雙方協同的方法以作達到中國專方面反帝國主義抗戰陣營的總要手段。

(三) 不僅須消滅國民黨之共同敵人——軍事侵略者——並應一趨消滅它的走狗——國際他們！——宜推那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可以折穿它的西洋鏡！

在你們旁邊的這批宣播班，說我們的宣傳是欺騙諸位的。然而，他們却對我們說，我們所說的道理很對，並且還要和我們談判和平。

後來，這批傢伙又說我方沒有誠意，不理我方懇切的和平交涉。一味從事宣傳，然而竟將好意思說出他們的宣傳是國際的宣傳。

這話，我到要問問諸位。

錢錢的軍印和官的走狗這題目來所說的「奇妙和平史詩」的把戲，諸君也信以為真嗎？我們早已聽了它一個無價的反應。爲了實現真正的和平，我們會說我們決不以這一班小寇爲對手，我們應該與和而位——人民同志——共同設法打倒這批和平的敵人——我們和那批傢伙的行爲，究竟誰實，誰不誠實啊？

宣撫班那批傢伙每晚向中國士兵這樣宣傳：

——跑過來，給你們好東西吃！跟我們坐飛機到南京去吧！過來，給你做大官！這難道是「誠實」的宣傳嗎？」不錯，宣撫班倒才真是一批想吃喝舒服做大官的下流漢子。而且更是在這次陷兩民族于不韙的戰爭中搖尾乞憐晉主子奴才的走狗，正因為有這批走狗的關係，軍部才能任意地進行犧牲中日兩民族的侵略戰爭。可是，人民並不是走狗，要利用這樣宣傳方法來結束戰爭，那才是做夢呢！爲了民族的自衛，爲了從軍事侵略者手中求解放，讓和平……不辭一死的中國英勇將士們，這才是諸位和平的對敵，諸位的朋友。

宣撫班究竟是什麼東西？也有良人也有中國人，介紹些那批東西的真相給諸位聽聽吧！「我痛恨淋漓地折穿了他們的西洋鏡，並且告訴日本士兵把這批東西趕走。」

「昨天他們說是要回漢口去了麼，的一聲叫他們全滾蛋吧！」

兄弟們！親愛的兄弟們！我們總是……不能在那裏要變成一顆心，爲了人民的幸福而奮鬥！親愛的兄弟們，怎樣？請好好的記取我們的話吧！」

帶着血色的薄面底月亮，閃閃地從東山上升起來，她下面的正是日軍砲兵陣地。我們以爲今天晚上一定要開砲了，但却意外地一聲也沒有射擊。走到山頂極目眺望，微風習習撫摸我灼熱的雙頰。

將近十點鐘的時候，我們奏着凱歌回來，夜一時始抵宿舍，到第二陣地去的揚聲筒隊已最先回來了。

據新井田同志報告：

那邊和第一陣地不同，愈來愈熱鬧了，愈來愈熱鬧了。

「喂！今晚又來熱鬧了。」

「好，夾羅！」那邊回答。

「先唱一個歌！」接着先唱了一曲。

「再來一個！」「再唱！再唱！」「沒有再好聽的歌了嗎？」……亂七八糟地叫喊。

「跑到這邊來唱唱不好嗎？」

「跑過來！」「跑到這邊來！」

讀他們這樣去學問，我們却說：「這次該你們唱一個了！」對方吃吃地笑了起來，毫無敵意，然後向這邊問「丘八式」的玩笑。

「你們是那裏人？美國人還是日本人啊？哈哈！」這是向新井田同志聽演時的打趣。年青的新井田同志倒有點氣了。

「我是堂堂正正的日本人！」

「家鄉那裏？」

「北滿道的函館。」

「喂，老兄！也是函館！」

「函館的獨著兒。回去時我替你向家裏傳話。」

同志們都利用這報端會開始提出許多問題問他們。

「是誰發動戰爭的？」因為眼下兩百公尺處就是敵人陣地，所以聽這個日本士兵互相商量問題的形勢都在月光下隱約看得見。

「發動戰爭的是蔣介石！」蕭景舟的一眼中有一人用大聲回答。

「不對，我告訴你們！是日本的軍閥。」於是同志們開始停頓了，待這裏剛說到一段時候，那邊

紅雲集

「你們的睡，少許有塵艾那樣的臭味！」

「聲音這樣小，聽不清楚！」也有這樣說的。

我們問他：「你們的話我們聽得很清楚，怎麼這話聽不清？」於是這邊那邊都有回答說：「

聽得清楚！」「很響亮。」

「怎樣，懂得我們的意思了沒有？」

「『聽得清。』」

正當我方回答這句話的時候，我們聽到山上的黑暗處突然有兩聲怒罵的聲音。操鬧着的日軍全線同時變爲蕭然無聲。在感我們怎樣呼喊再也不答應了，但隱隱是還在聽着，同志們依舊照常廣播。

「這樣亂七八糟地操鬧，日軍步槍線的距離全給我們知道了，哈哈哈。」

「士兵却抱有好感呢。半開玩笑地在靜聽，而且一定還在思考。」

「已經聽到這步放浪，從這裏陣地轉移，有點可惜。」

「據位同志——今晚的情形大概已如上述，我們四一一師的工作也就此告一段落。」

「同志們你一句？我一句紛紛地談話。」

首先我們可以說：這次工作是大成功了。巴格宜直軍事首腦部所玩弄的和平交涉，邊境政策等，
「搗破」一字以摧毀。宣撫班也被我們趕走了。（據說此後這方面陣地圍攻再見不到宣撫班的踪影了。）
（我們已經能夠把握日軍士兵的心。這雖似乎是一個小小陣地之攻克，但由這一點影響出去的波紋却
必然地是極爲廣大的，我們是滿懷着熱烈希望。）

同志們 再接再厲！

（一九四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第四信

諸位同志：

十二月二十六日，天已放晴，望望天上久違了的太陽，一齊歡聲雷動。地上雖還沒有乾燥，但我們像脫了腿的小馬一般，再不顧呆在家裏了。也有人擔憂電氣受了濕，發聲機的效果不能如意；但總管理機械的佐木同志保證說，發聲器只要用油布包裹不致受濕氣影響。於是我們遂決定今天晚上向南津日軍右翼陣地，開始集中的年終攻擊。

同志们！戰場的雨，多使人寂寞無聊呵！想一想吧。——紅的土山，潮濕的岩石，荒涼的屋子——和外界毫無接觸，孤獨而憂鬱的世界。只有箇個鄉下人偶而從山麓那邊，挑來些價格要比普通高一成的桔子，落花生，以及士兵們慣吸的「司令牌」香煙等雜貨，到這裏來零售，這對兩守無聊的我們，可算是一種無上的安慰了。勤務兵楊君不時冒着雨出去交易；年紀已經不小，生了鬍鬚的同志們也象小孩一般，笑嘻嘻地跑進跑去照顧那些小販們。

師部的人們，對我們真是親切極了。在這錢信僻的山中，招待依舊周到備至。每我們生起酸酸的火盆，煮菜，奉煙，還不時來閒談以解我們的寂寞。同志們有的和中國士兵互相教授本國語言，有的

「清紙裏的將紙消起，也有幾分棉的，棉拿不取去火燒，我做媽媽的，爲了消國光陰，正在不厭煩地
把丟不圓中的電管。呵！要是清樣，兩天繼續一星期，上的話，我們的心中真會發憤呢！」

不過，同志們！我們也決不是能在兩天中打打呵欠，感到無聊就完事，一方面我們也正不借地在
準備天晴時的工作，寫了今天晴時的「年終攻堅」一刻也不會馬虎過，譬如，再經驗中，我們知道在
第一期宣傳時，多做一些帶有安慰意識的廣播，是作很重要的事。因此中村，成爲兩位同志，近來
感地在改作許多流行歌。我也會幫助成倉改作過一首名歌「赤城催臘曲」。成倉同志一邊把兩團樂在
庚倉架下場火，一邊把槍只地把頭與在錫羅筒內。嗚嗚嗚低聲響著一支歌，岸本同志則特別專心一
海軍，越軍他理篇「年終的運動游擊」稿。我則寫了「三篇」「深才」一註，一種對答體的游擊，彷彿
我那北平之號相照，「德意」帝國主義「一戰事件」慶慶可以結束？「人民革命」。此稿前幾天已
經付郵寄上去了。收到後請即托政治部趕緊印刷，然後分寄各地作爲廣播用的資料，或給新同盟員作教
本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這些準備之外，我們在邊區對同志們相互間的政治訓練，也一刻沒有懈怠過。曹參謀長，于
預判官，有陳王副師長，每天聽到我們這邊來，告訴我們許多關於國內外的消息，來談我這的意見，
消息的約率雖然很貧乏，但是以此爲武器，我們不遺餘行工作隊的事問題研究會。我們約定日本國

我爲適應德國對英的攻勢，其南邊境業已遷避在盾隘。如此則中國方面反攻宜昌之戰也爲期更近了。因此我們決定今後必須將宣傳的焦點，集中在這一方面上。我們對這一點的準備，後面可以知道。嚴
苦勤勞。

現在先告訴你們，這次「年終攻擊」的經過罷！

下午四時出發。

今天係在第四師師首次出動，予指揮官和我們同行，向靠近獅子江邊距此約十里的○○關斷前前進，途中，從美麗的溪谷，翻下高地時，羅列兩軍陣地的綠山全景，宛如沙盤一樣清楚地呈現于眼前。在與山間的窪地上，和敵對峙中的中國軍士兵們，仍不滿意鬆懈他們的訓練，在狹隘的操場中加緊操練。他們已知道我們是到火總上去工作的，因此每過一處都發出號令，向我們敬禮致敬。我們則穿著雨衣嚼着氣向前行軍，準備今晚在前線露營。因爲，這裏係攻守具距離最短的要領，日軍對邊境感不安，把大砲都集結在這一邊，而且在對面南津關也有野砲，常向這邊發射擊。尤其在沒有月光的黑夜——正是現在的時候，爲警戒敵軍的夜襲起見，時時潛施砲兵的威脅射擊，一晚上最多的時候，常常自目標射到百發以上，接近陣地之若干距離處，宜昌對岸之日軍軍營所（關峯山），並且可以明顯看見。所以夜裏要是一隊人打了簽證回來，極其危險。

「這兒，我們已經走過了數日以前日軍曾兩度圍攻過的山，是攻不下的。等到天漸漸黑下來的時候，妨礙投送。○」

每次歸隊我們感到不放心的是：探察在水路上，但依舊是多麼奇蹟地接待我們這批「客人」的軍隊。水裏，谷煙，這這這了。最後我吃的就是「一碟「請坐」，把我誰在都想不到的一把鐵鍋的砂滾滾止——就是這字着。註。即此地真氏法人想田字着。在病後漸漸地常常想這的「有一隻狗多野到這」的那一頭飲維維的砂滾。我預他們在這裏怎會有這這這的傢具。團長回答我的一句話，非常有趣。在今天我們要去的中南兩軍陣地之間，有一種相當好的民房，雙方前哨兵時常到那邊去休息，有時候雙方還到了，於是就互相開火退了回去。（戰爭真是兇兇一般地悠閒），第一次雙方哨兵還了，華軍人數多，日軍不做逃了回去，該屋就被華方佔領。屋內的砂滾，椅子及其他傢具的傢具多，中國軍隊都把他們毀了回去。後來聽說這屋子原是宜昌商人的家，現在避難到後方去了。這些傢具也就贈給這英勇的守軍們。這所屋宇現在是空空的，被自軍佔領着作爲前哨所，平時約摸有十來個日兵把守着。

中間近來之情況——戰事並及其他變化，僅在兩日前，日軍方面曾向此開砲四十餘發，俱落山外毫無損失。于前哨官吳君說：「六輛是歡迎擁地並生的砲砲砲！但是是放射瓦斯砲砲那可不響氣

時，明天這還是準備防備面其爲妥。好，將一團砲山歡迎，那倒有點太客氣了。我們得趕快

這

下午六時，由楊團長領導在夜霧下降的山谷間，黑暗中摸索到了第一線陣地。

這線，在不圖或軍中秘密範圍內，介紹一點在第一線的情形給諸位聽罷！

你們所想像的火線上情形是怎樣的？

以爲是士兵們匍匐在戰壕中，手指按着機關槍的紐一觸即發的緊張情形嗎？還是寂然無聲，黑漆漆

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前方的敵人部隊？這恐怖的世界嗎？我在往南會戰時曾自親這追擊中的華軍陣地裏

這次更充分體驗了對峙中前華軍陣地。且軍官與那批傢伙們，專門以物與生活來引誘中韓軍士

的。這批傢伙，伙食，生活，待遇都比你們好，你們爲什麼要這樣苦呢？。這像那批就東西

的。可憐以外，同時也是以說明他這批軍士的現狀。這些苦難的奇笑。我不知道其軍容情形如何，聽

而看到中國士兵的陣地生活以後，只感到這批這批狗，真是像狗一般的龜狀，前線都那副空虛的

宣傳說在效果，真也夠可憐的。中國士兵的生活，全是親愛而又愉快，不覺日本新軍，要管國

在一般的志兵們就短壽，換裝頭等階級強的強迫，中國官兵全像一羣人似的。

「子指到官軍偉大，堅不燃……兵士們因這強的長官怎會不讓運動死呢？」成爲這批這批

當于指揮官走過的時候，所有士兵全都立正致敬。他却滿臉笑容，揮着手以親熱的口吻說：「好了，好了，別聽他的「指示」，士兵們也從心裏對他感到一種親熱。我們跟在他的後面立刻發覺到：這一種笑容，在什麼醜陋的境遇開花的時候，永不會有一點變色或慌張的，士兵們所以能不怕死，沿着悠閒而愉快的生活，自有他的道理啊！」

這裏畢竟是因爲他經常飛來的關係罷？德國日軍陣地的山峯的每一個山頂邊緣上，全築有堅固的防禦與掩蔽，交通線佈滿四處，壕中士兵們的生活宛如住在傢裏一般，有的還有鋪墊的木板床睡，這種悠閒的起居，各位聽了也許會感到稀奇？而且，有一位排長在戰壕裏的住所甚至還有花瓶，掛着美麗的畫片；並且還在那間房中請我們喝茶呢！士兵的飲食我們也看過了並不壞。雖然戰壕裏的生活不能說是滿意，但較我們所想像的好多了。這在待遇一天比一天壞的帝國主義者軍隊中，竟是不能想像的！——士兵的生活日漸在改善，高級軍官的生活則日趨儉樸，這樣使士兵的生活漸漸相近，結果全體打成一片。因此在前線的士兵們，精神飽滿，士氣旺盛，宣撫班那批走狗對這裏的實際還狂吠着：「過來！給你們好東西吃！」不用我說是如何的好笑啊！只是，在這裏的空氣中，另外一件事就是，此地的當局接待我們這批「客人」太客氣了。這在我們的心中也覺得很難過，你們不

我也能明白這種心理罷？

到前面話少說，還是再談正事。

「一次黑線線堡一樣的關卡。」

「因恐人數太多危險，僅由我和電線檢核的佐佐木同志兩人由子指揮官陪同到山頂去察看地形。」「
」「整日軍陣地的山頭，靜氣如眠。指揮官放低了聲音，輕拍我的肩膀。指着給我看——隔着暗淡的山
谷，距離三百公尺的對面，那些山峯中有三個山頂連成一條稜線，好像一伸手就可以給我們摸到一般
地清楚。」

「條件太好了。山谷之間兩軍空襲陣地，各用鐵絲網等對峙着。據說今天爲了我們的緣故，中國軍
方面特別在這些警戒陣地中增厚兵力。指揮官還告訴我們說：「這種地形，不論那方面要進攻都困難
。」「白白犧牲。」「真的，事實上攻擊者方面非從守禦者的脚下谷底仰攻上來不可。趕快與佐佐木同志商
量，將發射機安置在山的山出部分，我們就準備廣播。」

「在內時分，由我開始第一彈。」

「岸本，高野兩同志跑到前面去檢查發射機的聲音如何。」

「了。」「諸位日本兄弟！諸位同胞！」

「第二彈發射後，敵砲即出這一聲的響聲，心裏真感到一種莫名的痛楚。岸本同志回來報告說：「發射機

「睡夢醒非常好」，出乎意料。機器發聲竟非常好。濕氣大海被油布防住了。我照例先說——「寒風於說理的越趨越強！兄弟們啊！命令你們對敵的傢伙，還是恐懼日本人民有限賄，有耳朵，目觀處理的傢伙們，立刻可以明白這就是人民的敵人。今天請停止戰鬥，好好談談罷！」，廣播內容，多係關于迎接第四個戰爭中的新年，向同胞訴說的話，這是不久以前，全體同志對心準備過的詞調——想起來，全兵們聽過這當時所生的孩子現在也有五歲了；父母也已經蒼老多少了啊！不低人變老了，在像們聽過的時境裏，這國也已經變成個什麼樣子了。戰爭究竟什麼時候也罷了結呢？……明年？後年？還有結束的「天」了時代念的念了。這問題在企圖前進，由前軍撤退的第五師團的弟兄們，急區區派到南方待機中……你們以為國內怎樣了？

「國內已經變成地獄了！得了誰啊？幸而留得一條性命回來的人，在經過三年五年的苦勞後，回國內時，都已經差不多「毫無比較」。許多熟識的人已經過世了。小孩也不認識你了，親死妻老，祖國荒廢，家破人亡，這都已非你所能想像的了。你們頭髮也已漸漸變白；可是在變盡了的祖國和同胞的頭上，照例的這批吃飽而又貪婪的傢伙們依然地談話着，還在地獄裏着。

「這是戰爭的結果，這是戰爭的種子，這是祖國的長龍。祖國是難的呵！這批東西的炸彈還是人眼豹眼，白髮的呵！明年才算是人民開始兵變的時期，祖國開始起來的時期。祖國的危險一天一天逼近了，祖國

「這真是時辰時光，請好好是感恩一！」

真的，在廣播的時候，真感到寂寞。萬籟無聲的夜，山頭好像是替我們燦笑的火。曾得聽歌聽歌
亮亮說活話，我的眼中浮出了剛讀了過來的，像玫瑰般底日軍陣地的虛空。不由湧起一陣感。因
是與平時節的宣傳，所以我們廣播的重點是放在遊藝節目上。

「成食同志介紹一下，說我是同盟的有名歌詠家。」成食同志一面笑着坐下來準備播送「各位
了。今天我們為了感問親愛的同胞們，特別舉行除夕大廣播，最先介紹本同盟有名歌詠家成食進君真
各位快樂……現在開始了。」

「我成食同志念過我的話何去笑着說：『我就是剛剛被介紹的流行歌手成食進。』」接着開始唱了「
寒夜無他在圍着火爐長時期唱着這歌聲的功勞，所唱的『赤誠催醒曲』。就是學在掩蓋我的歌，聽了
這樣也不禁被它誘出了眼淚來。」

乖乖的爸爸那裏去了？

哦，我並不問你，乖乖地睡吧！

白木小箱，無言底凱旋。

三年前老彌還在唱這

「又是中村同志的低音獨唱。」

岸本同志忽的跑了過來。

「有反響，對面在叫喊！」

大家莫不興奮，聽來好像在那「再來一個！」「好哇！再來一個！」「好！」同志們笑着又唱了起來。剛過半會兒，前方來報告說：「中國軍陣地方面都起了騷動，因為日兵三三五五地跑前來聽唱歌，上面命令嚴密查戒但不許隨便開槍！」我們還是繼續播送：「岸營長說：『去看看日本軍的騷動，請認圖法嗎？』」井田同志來徵詢我的意見「怎麼？」我答應他「只要小心，不妨去看看。」他立刻與神神脚營營長在黑暗中不見了影子。

岸本「謝本兄弟們！現在來個『邊才』給各位聽聽，題目是『什麼叫帝國主義。』」

「他在木洞結唱了起來，二句一句和我對答。一會兒，岸本同志帶着笑又跑回來了，告訴我們說：

「『原不關痛！不要臉的東西。』對方咆哮着。」

三「『唱歌唱這，別說還無聊話！』」對岸本同志這唱得人的臉！「亂七八糟的鬧着。我叫岸本

都聽了後再來報告，於是他又急急忙忙的走了。據說這些騷亂，全從右面山茶那邊發出來，左面則全

「聽那有『馬鹿野郎』等響著之泡照例是半個玩笑或帶着快樂的氣氛。當我剛說到：『三井』三菱等既離隊，命令你們打倒白痴人帝國臣民，你們就立刻迷了頭。」發覺他的執照白痴人，難道除了還有那誰你好像喝醉飲嗎？真是『三』三菱才在發笑呢！」噓噓噓噓對方一齊開始機關槍的殺射。滅滅和志滿滿地自語：『真的，當中要着』。『最好一直不停停止』是『因為山後聽歌的光陰對方發現了。』自稱漸漸山脊上的積不處，噓噓噓！樹枝像朝頭一樣地被削得光光；然而非凡，步槍的響聲也一齊開始。我們的響音因此只好暫時停止，但他們的槍聲也就跟着我們停止，我們一待他們停後，立刻又開始放箭。這箭一直而下去，最後一箭『慢才』箭還是給我說完後了。

命令響聲洞誌笑着向來報告說：『都是從右面山峯那邊打過來的。想來多半是軍官，並且還有相當顯顯的標旗。』

「我們不怕你們這些有德。」發着又說『停止』「不停止就射擊了。」

於是那誰的打了起來。

「就是『不怕』，那正是『怕了』總這樣說的。即山川同志說：日軍晚間沒有命令是不許射擊的。

可是現在却一齊開射，誰是感到怕怕的軍官指揮士兵射擊的。

高野、山川同志繼續的唱了『些東北民話。邊次這唱歌也要射擊了，一切從右面障地過來的，左

團團地圍住。高野野同志唱起時鐘的響。嘯的會和子呢。

。「哈哈！他們還管我們打。。」岸本同志捧腹大笑，可見士兵與軍官對我們反應的不同是顯顯然的。

「其次，又是岸本，成倉兩同志的『沒才』，『戰爭何時結束？』我在話筒前介紹說：

「……兄弟們！請別開始，靜聽我說。你們所說的每顆子彈都是父母兄弟的血肉造成的！不要浪費！……倒罷，你們有人不怕我們的宣傳，大概是軍官說的罷？假定不怕，那就應靜靜的聽，好，再說個『沒才』給你們聽聽！」

岸本同志們不禁都笑了起來。開始說「沒才」不久，那批傢伙忽然又怕了起來，噠噠噠噠，重機關槍聲響個一齊開始掃射。

正當兩位同志說得最出勁的時候，嗚——的一聲可怕的爆炸聲震散了黑夜，站在掩蔽部入口處的我們受一陣暴風衝過來幾乎停住了呼吸。嗚——第二發又來了，一股血紅的火柱！好厲害！我叫在掩蔽部外邊搖搖愛電線筒的勤務兵，立刻暫停工作入內躲避。

第三次大掃射！「關於兵器方面的智識我是完全外行。佐佐木同志說『大概是山砲』。這時在發聲機關槍近檢查聲調的中村同志也驚惶地跑了回來。接着機關槍也不斷地妨害射擊，我們沒有辦法只好發

聲快。中國軍官口說：「這是『山砲』」，說着，才的文靜了。一聲：「這次是在防軍陣地之間。」這兒及幾步前面去的衛志用和志潤來了。才他與張清長談過幾絲綢，跑到距軍最近的地方去視測情形。那兒他報告說：「剛在『山砲』一團血紅的火球從頭頂上過，立刻化爲一根火柱爆炸了起來，聽說是『山砲』，聲音好大哪！」

據山田同志的意見：打過來的是擲彈筒，剛時正在笑嘻嘻地跑過來的手指揮管，也說這擲彈筒的總司令的佈置是每小隊一個，直屬於小隊長，由此可知今晚還是軍官們統制士兵有意來妨害我們的。擲彈筒雖然發法不正可以用來嚇嚇我們，「哈哈！」山田同志大笑。

耳聞即信說東西總以爲我們怕起來了罷？再幹一點給他們看看！」

究竟於是又開始發抽。

現在本，岸在敵的陣地對面不久發射起來。與敵動務兵疲倦了，山田同志跑這與敵動務兵兩水機發電機波在岸邊發射，敵敵發電機波與敵動務兵離得近時地方，每架發電機波發射，敵動務兵又是第二團團波發射，真是可惡極了。我們像有毫不客氣的文筆，沒收由我「結束致詞」——「妙極的」結束致詞。

「這發電機波發射，真是可惡極了。我們像有毫不客氣的文筆，沒收由我「結束致詞」——「妙極的」結束致詞。

你們不同，他們自願不高興我們彼此交談談話。怎樣才可看清楚了不願人民互相訴說這話，辯論其間的傢伙們的本來面目了。這批東西是運送位寫信給家屬都要檢查的壞蛋。他們恐懼人民，他們正是人民的敵人。……這假假是因爲上面的命令沒有辦法，那你們就開槍好了。沒有關係，要你們咒罵我們就咒罵罷罷。我們是鐵了心你們武裝兄弟們的心理。不過，開槍時請朝天開槍，這樣我們就可以充份知道你們的真心了。我們該多愉快啊！以後還會來慰勞你們的，歲末的除夕，還希望你們仔細考慮。……

看我們說的話，好話，請安息！」

這最後又是……的一聲，似乎仍是手榴彈，爆炸聲非常厲害，但並未打到我這邊山谷就落下去了。……

九時過後，回進關部，指押官，團長等認爲高興，說是日本軍大動搖了，士兵們多音響跑近前來。……

在關部吃了粥後的夜點後，打着燈籠由衛兵帶路，磨着崎嶇的山徑，我們回關部營地安

志們，鑑於今晨工作的經驗，我們所討論所得的主要內容告知如下。

第一關部，就是我們宣傳的失敗。……這種見解是不得不修正了。日本軍內部也有各種各樣的人，……

人，……

「這種現象是與同志特別強主張的。這僅僅是發生在四月十一日時。這說方隊也有黨權在玉律軍。當時本身陷入於困難的立場，無法自圓其說的條件下才行。當時日軍何尚不想射擊加以妨礙，真是自己會說過彼此談話，不要打。」因此假使一開槍，這足以暴露本身宣黨工作的舉動，結果只好弄我們牽着口，弄得啼笑皆非，這是我們的工作形勢愈大，對方想射擊或其他破壞的陰謀也愈切，因為他們必須防止士兵心理的恐慌與動搖。當桂南會戰時，他們對我們的宣傳也未加射擊，這是因為當時黨團黨與之的緣故。總之，射擊是當然的，對方若一彈不發必定另有原因，有一部份同志，以為不去想這些兵的心說就可以使他們不射擊，而且甚至認為這正是他們細心傾聽我方宣傳的成功。因此宣傳者中，欲盡量減輕「獨犯」士兵「耳邊」的革命的內容而產生「空問主義」的傾向。固然，這種獨犯這種見解出自獨其一面之理由，即是不可立強去刺激士兵而應漸漸的加以啓導，不過，假定獨分強調了這一點，始終就求避免說出「獨犯」士兵的話，則其結果會陷入到「大衆追隨主義」中去。在昨天以前許多同志都不大承認我的話，可是由於現在的經驗，他們也清楚地認識了，同志們的這種態度，可以說是革命的。

「我問他們『獨犯』」

「對不對的？不能叫他們不對等。他們不預給，必定另有道理哪！」

因此，明天以後我們決定不再顧忌「圍犯」那批傢伙了。最必要的，是設法分化他們官與兵的感情。這批傢伙，這次進想明確教導我們！想起來，第四十一師與第四十四師之間日軍態度之不同，不啻是兩地情況各別，主要原因恐怕還是官員日軍當局最初不知怎樣對付我們，先用軟的手段，不行，這次就用砲火威脅的強硬手段了。不管它怎樣，總之，他們準是已經感到危險了，假定這次砲火再沒着，那以後更還有什麼方法呢？好罷，明天再去領教他們的所玩的把戲！

昨天，依照第一次的規定係全體出動工作，今天則係山川，成倉兩同志休息，森本因病休息，田島隆信摩本，佐佐木，高野，新井田，中村，鹿地六人。因為日本軍愈來愈對我們感到頭痛，今天總務部官的忠告。全體同志都帶着防毒面具前去，出發的時間較往日稍早。因為于指揮官曾和我們約好，假使只使白天到陣地上去更詳細的觀察地形，他可以早些陪我們回去。

到達陣部時，于指揮官已先在等候了。他真是一位精神飽滿而又愉快的軍人，什麼時候都是帶着微笑，態度沉着。待人親切。下午五時由他陪同，我們直接前赴火錢，陣地中還很明亮，官兵都在等候着我們，對我們的意見極表重視；譬如昨天成爲敵機關槍集中射擊的目標的一顆松樹，今天早已根本拆去。我們——我，佐佐木，摩本，新井田四人——隨着指揮官由衛兵護衛，從山背一直走到山麓旁，據說爲遵照指揮官所指揮的前方陣地，這清楚地在我們的當面就是日軍陣地。而且昨天頗

射擊的陣地。聚着軍的包圍線。是一個獨自突出的最高山巒，在冷清的灰色天空下，這頂上一株一株的樹木都顯得清楚，相距不過二百五十公尺而已。好極啦！穿雲鏡一直可以搬到這邊來按置，這聲響只與一通過中間的公路，就可來回激盪於整個的山谷之間，就是連在邊陣地的最遠那方面也都可聽到，因此日軍陣地可以說已整個的收於我們目標範圍以內。決定位置以後，我們立刻開始準備工作。衛兵指着那方面霧籠罩處告訴我們說：

「若沒有霧，可以看到那面就是官昌，飛機場中連飛機都可看得清楚。以前，大砲打過去，曾經打毀了日軍飛機二十四架，因此最近除加油外就不再停降在這裏，所以也很少飛機飛來，目前來的也多半是運輸機。」

正在這個時候，從一座好像既有日軍大隊部的山背後，忽然聽到一節短短的草號聲，似乎和「吃飯」不同，有幾個同志說像是「集會號」。中國方面的官兵們則說在這裏聽到號聲倒是第一次。

我立刻預感到對方好像有些什麼動靜。天黑了，四周的暗影愈來愈濃，佈置好機器後我們迅速的開始工作。

這一天的節目是——鹿地的序言。第二，中村、高野兩同志的游藝廣播。第三，佐佐木同志的年度總結演說，第四，岸本、新井田之對話。「人民革命」，第五游藝廣播，最後又是鹿地的結束詞。

今天毫不客氣的對你們犯了。……開始我就說「喂！兄弟們，我們又來了！」對方一定在想「這些傢伙倒真頑固」。……探聽所得對方日軍的大隊長名蓮中少佐。

「怎樣，蓮中少佐很不高興罷？」

同志們大笑起來。

「這樣伙當然要不高興。親愛的士兵們，今夜仍向你們感勞——我說走向你們感勞。而不是向蓮中這個傢伙？你們的官長一聽到我們說話就要不高興罷？你們可知道這是什麼理由？……」

澈底的揭穿它。

「這理由就是你們和他們立場完全不同；然而他們却每天欺騙你們說：這全是「爲國奉公」。那麼，我倒要問一下：同樣是爲國獻身的人爲什麼彼此待遇會如此天淵之別？士兵每月僅僅八圓八角，而這些東西却收入三百元、五百元，連吃的伙食都不同；什麼都是一個像在地上，一個像在地下。你們是戰爭的犧牲者，他們却是戰爭的商人。你們是強迫徵集的，他們却是志願的職業軍人。你們是飽嘗痛苦的人民，他們是——非，三錢的爪牙，祇食三井、三菱殘汁的走狗！他們欺騙你們說這些內幕的人。怎樣？他們所說大家爲的是國家，那末不論上官和士兵的待遇就應該彼此合理些！第一，軍官的待遇比大校減低，這就就可容許着批東西究竟是否容許戰爭了。照聽罷，這批東西難道真的是爲國

0.

同僚都是賣命的人，爲什麼待遇要如此不平等？要求改善士兵待遇，團結起來！現在我代你們寫
請士兵的請求書，請聽聽！」

我逐條朗誦我們過去所編的「士兵的要求。」

「快年終了，馬上就是戰爭中第四個新年，要求減低他們——軍官的待遇；要不然，他們永遠的
願意打仗，現在開始播送游藝節目，向諸君年末慰勞。」

聽到三分之一的時候，機關槍又猛烈的掃射起來。妨害我們。

接着是中村、高野唱歌。

請聽發聲情形如何的岸本同志回來報告——日軍前線三座山峯上，反響極爲熱鬧。開槍射擊的仍
是右方陣地那邊，左方却仍是叫喊開玩笑等。

第三個節目是佐佐木同志演說——「年終煽動」。我跳上掩體的頂上，抽着煙傾耳細聽。他在參
謀國內人民之生活。工人、生活，在敘述他們的工廠用，送物所的情形。女人、老人都在做着危險的
作業，負傷出軍的人多得不得了。工資未加，物價騰貴，飢餓……戰爭給人民的好處不過是這些！
又是一年了，老百姓也慢慢的想到戰爭的實際情形了。政府的神經已經有點過敏，只要一聽到「戰爭

「一支那山賊字句，敲磨着賊人疑鬼，統制言論……」

正當演說到日本統制階級暴露於頂上的時候，哄——搖山靈岳的一聲鑼乎把整個大地激發起
來。

節棍身軍事是外行的我，也可立刻分辨出這和昨天擲彈筒的聲音不同。掩體內的燈光突然搖擺起
來，泥土從頂上不斷落下。大炮！我第一次受到大炮吼聲的洗禮，可是真有點嚇人，幾乎疑心我們整
個的陣地是否會被這種大炮打得粉碎。

哄！第二發，一條火龍閃過，真厲害！

第三發，第四發。一砲又一砲，不斷地射擊過來。

要是被這種砲擊中的話，那可說整個都完了，我命令大家都進掩蔽部來。——在前面檢聽聲音的
中村，高野同志也回來了，他帶着笑跑進掩體來告訴我們說「這是山砲，打得真兇啊！」這是山砲嗎
？我和陳毅戰的中國軍軍官們一塊兒。接過周營長敬的煙，悠閒地吸着，靜聽日軍砲兵先生們的「得
意傑作。砲聲的隨處人，每一次的響烈都像搖山撼谷似的，而且還有一聲「嘩！」的一響着過後再炸的
聲音。頑強的高野同志却依舊站在掩體外面，笑嘻嘻地說「莫名其妙地全打到××方面山邊去了。」

大的砲聲了，才開始，始行停止。

下面橋樑中的同志們又立刻開始工作了。發電機開始轉動，我叫高野同志不必跑到發電機那邊去。受了可不是玩的，在距離這些的地方也可以聽得清楚。

「沒有關係」說着仍舊去了。不一會，佐佐木同志開始廣播：「喂，兄弟！砲砲嗎？誰告訴砲兵同志，鬧得難地真受不了，叫他們別打擾好麼？現在再繼續露下去。」

不久，當他正說到「人民已經變成砲吧了，那批傢伙最懼怕人民……」驚人的爆炸聲又來了，佐佐木同志依舊不顧地蹲下去，接着第二發，第三發，幾乎要把地面崩裂似地不斷爆炸。還有「噓」的一聲帶着尾音響來極不舒服的砲彈從頭上飛過。跟着「噓」的炸了開來。這可確定它是另一種砲。岸本同志回來說「據照燈在搜索我們的發聲機。」

「什麼？照照燈？」

「好像搜索不到，左右的在迴轉。」

高野同志說，聽聲音不像是山砲一類並且還有迫擊砲，剛在帶着「噓噓」尾音的就是它，第四發

第五發，……

最後佐佐木同志終於在燥熱中把演說結束。

「啊！又是一砲」高野同志說「一聲爆炸。」

「又來了」，轟，轟，連射幾砲，他站在掩體筒口，側着耳朵細聽日軍開砲時的聲音，過了一會，對方儘又靜了下來。

我跑到下面掩體中去看看工作的同志們，大家却目光閃閃，笑嘻嘻地非常有精神。

「怎樣，休息二十分鐘再幹罷？叫他們安心以爲我們已經結束了，然後出其不意又繼續擡送。」
佐佐木同志這樣說。

「這辦法很好。」

這樣，大家抽煙休息，隨便閒談些剛過日軍所發射的砲的種類等等。

據周營長告訴我們，當面的敵人，僅備榴山砲兩門，迫擊砲兩門，平射砲兩門，今晚可說是運用全武裝來壓迫我們了。

「剛才我們快要停播的時候，對面山那邊會吹過軍號。」岸本同志說現在我們正談論這件事，這恐怕是叫砲兵集合號，因爲他們知道那時正是我們快開始工作的時候了。」

「他們早就等候好了呢！」

「他們一定是和前方有電話聯絡，我們一講話就開砲，可以猜想是用電話告訴砲兵說『已經開始了』，於是砲兵就射擊來妨礙。」這是佐佐木同志的見解。

「那會真可怕！」歐這句不勝感慨的話，正是在工作隊中，和我一樣，唯一毫無經驗的中村同志。

「哈哈……中村君，今晚的砲如何？」

「唔！……」中村君，今晚的砲如何？」

最初，當他在探照燈的後面，突然，閃的一道奇妙的光射了過來，慌忙地把身子伏倒，發着就是「噠！」的一聲。

大家很開爽地談着話，因為探照燈用油布包紮着，因此使探照燈找不到。但是，也得小心，以後他準備會用平射砲向着發出聲音來的方向瞄準射擊。探照燈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不知誰說，每一部隊都配有一架手搖發電的探照燈。那末說來，這批東西今晚可以說早已大規模的準備好了。

過了一刻鐘後。

因為他們妨礙太烈，所以今晚的題目把長篇的對話中止，由岸本，中村，新井田開始遊藝廣播，正當中村同志唱歌到一半的時候，震天動地的聲音隨着他轉又來了。

「噠！……」

「噠！……」中村同志急忙丟了話筒就躲了起來，佐佐木同志一把將話筒搶在手裏繼續唱下去。

去，不管他怎樣開砲威脅，我們還是把他喝舉。

唱完歌，這邊停止後，不久那面也停止了。

最後，新井田同志又唱了一首歌。

我拿起話筒說：

「兄弟們！兄弟們！打得兇啊！可是請你們向連中大隊長如此說：人民的靈魂決不是大砲所能打碎的，以為用大砲能威脅的話，請再打得兇一點。試試罷！親愛的階位士兵，請你們記住誰在妨礙我們的談話，這些東西才正是人民之敵！階位之敵！不要忘記了敵人！一年又要完了，別再拿出西瓜樣的勇氣，冤枉犧牲，保重身體，祝你晚安。晚安！」

「噠！噠！噠！」

打了一陣方才停止。

同志們！今晚我們給軍部進了正面衝突。結果是我們勝利。他們最多不過把山上的紅土打了不少彈洞，而我們正擊中了士兵同胞的心坎。而且，我們「言語的子彈」擊碎了軍部混蛋的膽！他們當然拚命開砲威脅，這正是「言語與砲彈」之戰。對方一共開砲三十多發，尤其是當佐佐木同志說話的時候，可說是砲彈，（砲彈）紛紛的向大空飛去。結果，打中了什麼呢？紅土的炮，然而砲火可

覺我們已超越他們多麼穩健心！

這裏，我還要告訴各位一些愉快的情報。

因為我們逼得敵人當我們撤放機關或在險峻的山嶺中定會舉機砲擊，我們爲了躲避延遲一些陣腳，就在雲地上鳴茶休息，指揮官也在一起，依舊是一副悠閒文雅的笑臉。

「佩服！佩服！」帶着笑容他激動我們說。

「日軍非常動搖了呢！第一，砲兵畢竟聽了你們的話，被迫開砲。從過去戰爭中的經驗，日軍的砲兵訓練相當高妙。現在一砲都沒有落在危險範圍裏，可說正是聽了你們的話，砲擊故意的打到無關重要的地方去。

「指揮官真會說話啊！」佐佐木同志嘻笑着說。這件事且不管它。指揮官還告訴我們下面一個情報：事實是剛接到密探來的報告：正在我們工作時，宜昌方面有七艘汽船來往，據說觀察當時警戒的情形似乎像有高級軍官——說不定就是奈良旅團長本人——過江來。指揮官的意見以爲一定是他們團部隊受宣傳影響起騷動，特意過江來觀察，說完望着我們的臉，似乎要求我們的同意。

「難道是增員麼？爲了免使人注意起見，從白天起就落絡繹的渡過江來了。」

「說不定是旅團長，因爲旅團長至少要帶一個小隊衛兵，七艘汽船也許正是裝運這些人。」

大概是罷？因此這批部下被命開槍轟擊給他看。何軍已經是上下震驚了。

回到團部，進夜點後，才悠悠地打起燈籠在黑夜中摸索山路歸來。

十二月二十八日

今天係工作的第三日。在這一陣地第一階段的工作預定今天完成。師部的官兵們精神興奮得很。早晨，參謀長等來訪，談談甚洽。師長的意見認為假使醫方今天仍舊開砲，爲了殺殺他們的威風，這要也予以還擊，藉以壓制他們一下。徵詢我們的意見怎樣？

「這才有趣，痛快，痛快！」成倉同志高興得幾乎跳了出來，同志們莫不歡喜。

謝謝！請這纜辦！我們先作發誓詞勸他們……這可有味，不過，請別在我們正在講話時開砲，待我們結束後，再炮擊吧！」

好的，在講完話開砲，也給這批東國發發料。」

同志們！事情是愈來愈精彩了。

我們居然也是有大炮架後盾的宣傳隊了，立刻我們擬就下列的發誓詞：

「兄弟們！親愛的兄弟們！奈良原團長昨天用砲彈來惹亂我們的談話，我們很知道這種砲擊並非出於士兵踏踏的本意，因此沒有加以還擊。我們因爲要緩和諸位親愛的兄弟們談話，所以並不理睬他。

「那可惡，今天若仍來阻礙我們，那可不容氣了。對對準，以及其他官長們這樣說：假使還要阻礙，那我們也要消滅他這些『顏色』了。他還警告他。此外，開砲時還請你們在邊界要小心些，別被打中！」

「真痛快。一定會吃驚！」

這句從參謀長那裏聽來的情報，這幾天，當關至宜昌的公路已被切斷，日軍的砲聲僅僅運糧橋空申往來。這件事也應加以宣傳，使他們更陷入恐慌之中。我們準備好今天廣播的開場白如下：

「日本的兄弟！親愛的士兵們！……」

「今天意圖向橋邊以前，先告訴你們一個重要消息，大家請注意的聽！」

實際上，你們的官長已在守清秘密，官員至當關的公路已經切斷，揚子江右岸已經陷入極度危險。軍隊的衝鋒！——第十三個師團的長官們，又在叫你們扮演大別山，在寶漢的兩役中的慘劇！而且軍部正在準備前進，部隊都集中在南方，不會有援兵派來的。

「宜昌最近也沒有一架飛機，都集結到南方去了。」

親愛的兄弟！這揚子你們恐怕又要遭過可怕而又痛苦的境況了。請聽我們以下的忠告罷。

請勿作無謂的犧牲，被財閥及腐業競爭者所騙，輕易犧牲自己的生命。這並不是一件榮譽的事。

國還沒有辦法時，請記起我們的心。不要忘了我們的話；我們是與中國政府已有諒解的日本人民
國外代表，革命代表。只要說「請介紹我們給反戰同盟」，中國軍隊一定能夠陪你們到我們這裡來。
歡迎前來參加革命的日本人民，中國決不會把你們當作俘虜待遇。必親以勇敢的軍人來招待你們。

做了財閥們的走狗，故意以爲自己了不得。這決不是勇敢，大膽的說實話，敢作敢爲纔是真正的
勇敢。

人民非被起勇氣不可了。兄弟們！怎樣？請理解我們的真心，我們早已決心受砲彈等射擊，爲了
同胞的事，跑來前線作革命代表。明白了這點以後，必要時請想起我們的榜樣，稍爲替自己的兄弟，
妾兒，同胞們的苦況想一想！別再被長官所欺騙，落伍在時代之後了，一被時代所棄遺，就會像你們
的先親則論維新時代的東北人一樣，結果成了賊軍。親愛的兄弟們，請不要忘了現在所說的話！」

準備就這樣結束。

今日係佐佐木。我，森本休息，這篇文章送交岸本同志及新井田同志播送。工作隊編成——新井
田，山川，成倉，高野，中村，岸本。節目——第一，新井田同志朗讀上文。第二，成倉，岸本。「人
民革命」問答。（我們預料今晚對方仍要重譯加以辯駁，所以想趁他們還未準備以前，乘隙先將這些

革命的宣傳播送。因爲昨天我第一個演說時，因軍還不及開砲。第三，中村，山川之聲開演藝廣播

第四，高野同志朗誦全部「兵士之要求」口號。第五，成倉，中村歌詠。第六，成倉之演說，結束。

諸位同志！隨着不響些節目，這可以說是毫不吝氣地向軍部軍刀直入了。

今天的宣傳真是已達白熱化的程度，每一節目莫不令人血因沸騰！

下午三時，我們留守的人，送別了勇士們去後，一刻一刻等候時間的到來。

天黑下來。

不久，東北方面，對着我們的陣地有隆隆砲擊聲。我們坐在黯淡的燭光下，聳起耳朵，聽候同志們的消息，砲聲不斷地轟擊着。

午前二時，去工作的同志一齊平安回來。

經過如此——一切全照原定完成。

今天是剛在「漫才」節，說到一半的時候，開始砲擊，一共大概發了三十多砲。

因爲在陣地上暴露身體極爲危險，軍事當局特地爲我們架設了電話，使我不必來往於發聲機關與播送的掩蔽部照露目標，日軍的反應則由電話立刻報告過來。今天的經過一切都好，只是敵方的平射砲會向我方的發聲機關擊了五發。砰！砰！不斷的轟擊來的時候，掩蔽部震動甚烈，泥土墮地。

都落了下來；而且左翼陣地的一團草屜中響起火，山峯受火光照耀顯露顯明，因此日軍的機關槍格外射擊得凶。但是，最後他們顯然停止，顯然是自承失敗了。我們播送到一半以後，簡直完全停止射擊。今天日本兵士一句話也不說，我們很順利地將節目一一廣播完畢。

他們總究完全敗了。敵的手段也不行，砲擊威脅也不行，剩下來唯一的方法只有不再理會我們勇敢的宣傳隊。單方面統制他自己的士兵，絕不允許開口和我們交談。

我們勝利了，絕對的勝利了。

好，不論他們如何統制，我們仍會專心一致地對着沈默的山頭，播送我們「言語的子彈」，打破士兵們心的束縛。

然而，因這已經使他們的砲沈默了，我們方面是否還需要發砲呢？

發砲！老是發砲，反倒變成他們的驕矜。于若岸本同志朗讀了「警告辭」，喚起士兵們的注意之後，就歸返司令部途中，國軍的砲聲，已繼續地在轟吼了。

奈良於國長這一下恐怕也有點茫然若失罷！第一陣地的與譯至此結束，明天開始轉移陣地到長汀岸邊去，向敵軍砲陣地、南漳國方面攻擊。詳情且待下回報告。 謹啟

革命的教員

一九四二年一月十日

第五信

諸位同志。

宣慰日本軍當局和我們工作隊的格鬥，規模一天一天的擴大了。

擊退了憲兵班，引起隊團長「閣下」親自出馬，展開砲戰；大砲，探照燈被我們一閃閃開之後，最後他們竟拿出飛機來了。

諸位同志！我們年終攻擊已經達到白蟻化的頂點。

以下，報告廿九日以後的經過。

十二月二十九日

天氣朗爽晴朗的一天。

今天，暫請南岸右翼側面的日本士兵兄弟們休息一下，我們決定到獅子江邊向隔江之北岸日軍陣地攻擊。理由是一——他們以爲我們專向右岸攻擊，因此把注意力集中在右翼，我們却乘虛去威脅他們的野砲陣地。這是其一。日本軍當局似乎努力在搜索我們的蹤跡。到二十八日止，我們在黑暗的山路裏，總弄不清模樣，故還打着燈籠歸來，他們似乎已經推測出我們居住的方向了，昨晚，朝着工作

其中急性的同志，每打炸彈就投入極去。

「眼睛睜開……」——談話長拍我的肩膀推給我們看，宣昌後面的高地上有一座很美麗的寺廟，名爲東山寺，它的下面是一片廣大的飛壩，沒有飛機，只是一片枯乾了的地，靜靜地伸向遠處，手在飛壩，和江邊的白色市街連成着。

「快點走！」

我對非常興奮地加進了開步，望着眼前這樣的目標！——不用說，在這樣的環境中，我們對中國士兵機察秋毫動機回官官的心理，最爲理解。「快點回吧！同志們也與奮地所望。不一會，漸漸走下江邊的險地，到了一家小茶館，在那裏買桔子，抽煙，喝茶，休息。這時忽聽到轟轟轟轟轟的響聲，而且不止一架，像有一隊的機子，奇怪！——我立刻伸頭去眺望圍圍的飛壩場，幾架機有法隊飛機飛來，飛向官話，在後方最怕是飛機，但一到了前方就不同了。士兵，老百姓全是悠悠然若無其事。我們繼續前進的時候，九架轟炸機，低飛向宣昌壩場而去。但不一會又飛回來了，始終盤旋於宣昌上空，並不下降。這些飛機不知打那裏來，到那裏去？新井田同志會是海軍飛行士，見了飛機不斷地罵「敵軍飛得真慢，技術更糟！」我們走入山谷，在那裏看到過去被轟炸過的荒涼殘破的民房村落，在前進幾步，用泥土新建的小屋，早已恢復日軍的破壞，頭髮匠很驚人的在驚嘆。

次到頭了。據悉該長機——最近，敵人飛機通常被我飛機擊。大批飛機決不在此下降，因爲中國軍隊其觀察所完全可以看出得清清楚楚。前天夜後我們擊毀二十四架飛機以後，若飛機必須在此降落加油，必有友機潛空警戒，監視中國軍的砲兵陣地，而且決不同時降落三架以上以免危險。

「什麼，原來是潛空警戒！」

新井田同志知道之後依舊還是詆毀陸軍飛機的技術怎樣拙劣，顯然下降都不會等等。

不久到了還是砲彈痕的廣岡田野上，這時許多人奇象前進已至不行，於是我們三三兩兩地把隊伍隊散開到下午四時後才陸續到達○○師部，據情報——剛纔來宜昌敵機共二十三架擊毀其中十二架不知飛向何處，六架下降，三架潛留警戒，都係從湖南方面飛來。

同志們，請想像一下下列的情形罷！

昨天以前，敵機雖每日擊的飛機，不但是海軍機，就連陸軍機也要見到驚慌的影子，一方面同線處飛機迷于零亂狀態，一方面也可說他們的飛機爲了前進已覺中待疲。然而當我們昨天廣播時會威脅他們說「飛機一架也不會到宜昌來了，爲了企圖前進，你們的雙方兵力已大大減少。」

這一宣佈可以知敵方軍士心理的動搖多大，於是，不得已，今天勉强抽出一部飛機到宜昌來示

威脅。

「誰說我們沒有飛機？」

而且，保證了我們每天出動的時間。就在這時故意在紅色的土山上發陣低飛偵察。

我們這輛推車不會錯罷？究竟錯還不錯，再請看下面的經過。

在團部略作休息後，我們立刻出發到引邊的山地。這一帶平原完全暴露，在日軍砲兵觀察所前，正是日軍砲兵陣地的眼道。當我們三三五五疏散前進的時候，滿眼看到田中敵佈着一個一個連山砲打過的眼穴，充分感覺到已進一步一步逼近了敵軍的防備陣線。

「宜昌！」

參謀長隱隱響着，拉拉我的袖子，一看，從右邊長江岸邊的山與山的缺中，宜昌隱隱露清楚楚了。它的對岸屏箕山頂上飄着日軍旗，那裏有日軍的砲兵觀察所，美麗的宜昌城街，近得像手都觸得到一般，迫恐怕被敵人窺見，我們也不敢多所欣賞，從彈道中間匆匆穿過，不久到了兩山中間的谷道，山後有一棟土屋着火發燒。經由團部派來引路的士兵說，這所房子上午纔中有燒更燭，戰場的氣氛愈來愈濃厚，神經不自然地緊張起來，通過這座山的屏障長江又豁然展現在我們眼前，聽說岸邊是日軍砲兵的陣道，但農村風景依然如舊：茅舍麥田，屋旁的桃樹已綻吐了芽，伸着枝等候春天的到來。狂吹無聲地飄逝，江中有一地相當大的島，島上八翅稠密，島對岸又是一片平地，平地那邊一列半日

形的山丘，後面靠山一處高如一座。島上遮蔽民的菜圃都看得清楚。這地方的居民究竟是優着怎樣的二種情緒在生活的呢？處於兩軍的火線間——但因雙方每天都架船到這島上來採購蔬菜，因此都未派兵佔領，是一個毫無防備和掩蔽的小島，也可說是砲火下討生靈的部落。島上居民們依舊悠閒地耕作，卻候不久的將來回軍克顯宜員。

抵營部後，揩乾了汗，路進茶點，即繞登岩山直向江邊前進。路不好走了，帶隊的兵一路還指點給我們看「這裏昨天落了很多砲彈」，「那裏今天被山砲轟擊過！」，地勢已經非常危險，我們分散着走，不一會鴿子江混濁的水，沿沿地流過山峽早已且現在我們眼下了，前方毫無隱蔽，對面山谷那邊是日軍陣地，江北方面第一線兩軍似乎纏繞在戰鬥，相隔有一千五百公尺的地方，雙方機關槍正猛烈地射擊着，據說這裏也已是在對日軍機關槍的射程以內，幸而太陽已經下山，對方已不露明瞭地窺望這裡。我們繼續默默前進，路傍到處都是砲彈穴，四圍空曠的石牆，被砲轟得連牆脚都翻了過來，據說這是野砲彈，威力着實可怕。我彷彿感覺到已經處身在四面八方砲口的包圍中。

嗚嗚嗚嗚——沉重的機關槍聲音在陣地咆哮着。走近江邊日軍陣地只有一千公尺處一處小山背後，參謀長站住了，告訴我們這裏有一個山洞，把機關槍搬到前面去，人就洞內工作了。我們到

總到太遠了。

「再向前面的！」

「前面沒有路，危險得很！」

「地下好過，我們山頂的一角掩蔽好了。」

「這樣他危險。」

「危險的危險也應該小心啊！」

「陪他我們在一起的令漢漢也還讓主張，可是，照我們統一的保險，隔流流水的危險，雖也可聽，但話聲受水聲的擾亂，不容易一字一字的聽清楚，所以非距離很近不可。」

於是參謀長說：

「那麼，到別的更適宜的地方去罷！你看那邊怎樣？」他指著隔一條溪路右邊一座山給我們看，我們立即折回，走到山那邊去。」

天黑了，對着江，兩座互相平行突出的峻峭峭崖間，——橋成凹進去的一個赤土山峽，有一個天然的山洞。我和佐佐木同志由參謀長陪同，到前方去決定安置發聲機的方向，從我們的地方距離日軍陣地按我推測大概是七百公尺，但參謀長却說只有五百公尺。兩山斷崖上懸高懸下的形勢，真是難若的地點。在那附近一帶因爲沒有障礙物，恐地頭危險，於是只好在相距七百公尺處，把發聲機安置在

在山上，繞着崖壁，效果也並不爲差。

「這陣風倒吹進山北的背面，火爐完全添黑了，已是下午六點半的時候，佐佐木之新井町，本軍第四同志爲了什麼理由，黑暗中也不得不發着滿是荆棘的山頂，匍匐前進。」

「同志們這就認真苦幹的精神真使我佩服。」參謀長讚嘆地說。我在黑暗中，握着手杖，笑而不語，但心中却還想着——我愛這三人，我愛你們中國軍人，這是在後方不能想像得到的友情，我常常是在死亡之前還認爲最行動的這軍人的精神，和真心從事革命者之間似乎有一個共同的感應。這是我爲你們是民族革命的軍人，我要向你們伸出我的手來。

這裏——同志們，關於我們工作隊的情形，有一點是我可以大膽自誇的——就是像新井町，佐佐木兩同志等剛論爭的時候，面紅筋赤說「沒有確實效果的事情我不幹」，態度雖稍粗野，但他們每個人，我可以說，絕對沒有一個做事馬馬虎虎的，死也不肯食竊一點兒。若已經決定做的那事，則不論在荆棘中，在階梯上，總是絕對貫徹到底。同盟工作隊員都是些很有趣味的同志，雖然有些缺點，但是應激的事則必定以到。

雖然被刺刺得遍身都痛，不久，同志們苦心營謀地從陸軍中爬了出來。

前面這圖和表附，今晚，這章似乎都顯示着戰鬥的價值。

突然，轟轟的開始砲擊。參謀長說——這是中國軍方面開始砲擊日本軍飛機場。對方還擊的聲音，震動山谷，八時左右，我們在互相關注中開始廣播。

節目——第一，鹿野演說：「年末告同胞書」——筆我一九四一年的前進」。第二，中村，成倉之游藝廣播。第三，新井田，佐佐木之漫才「帝國主義」，第四，成倉之演說「迎接第四年之新年」，「告士兵書」。第五，山川，中村，佐佐木之游藝廣播。第六，鹿地之講話「戰爭什麼時候結束，怎樣才能結束？」

參謀長說：今晚反正不能回宿營地，我們好好的幹它一個痛快罷！我們非常贊成這一主張，因此，在預定節目外又暫時插入許多額外節目。

日本軍似乎沒有預料到我們突然會向這邊宣傳，當我們廣播時並未砲擊。只在我們最初說話的時候，向着砲聲攔阻了彈槍。這一帶地上追逐砲彈痕痕累累，而今晚竟毫無動靜，洵屬意外。一會，一個排長從江邊上跑來說：對面日軍不知在亂叫什麼，叫我們派一個人跟去聽聽，於是新井田同志立刻帶了楊際備跟着他去了，不久，山川同志也帶了楊際備追隨着走向江邊去，而且繼續地進行着，我們的聲音，隱隱在兩座山岩間的懷抱裏。回音聲聲，激盪四野。突然，日軍陣地中起了一種怪聲音，黑黝黝，好像有飛機的引擎聲轟轟的響個不停。在這深底山岩中，這樣的深夜，日本飛機還要來訪問我們，

似乎太殷勤了。最初我們討論的結果以爲是日軍機場在夜間修理飛機預備明天轟炸。因爲在這靜寂的山中，除了我們一隊工作人員外，連一隻鳥的叫聲也沒有，何來隆隆的機器聲。實在令人太奇怪了。

「不。那不像是飛機，是汽車」參謀長聽了一會這樣說。確實也好像混雜有卡車的聲音，漸漸地近了，恐怕真的是卡車罷。沿着對岸絕壁的公路行駛？是不是卡車一直開到火線上，現在又回去了？一會兒聲音漸漸地響了起來，一會兒又隱了，像似卡車往來不絕；也許因爲是在深夜的山谷中，所以回聲特別響亮悠久，而致妨礙我們搗迷的聲響。然而，這樣的黑夜中有什麼感覺要把卡車一直開到火線上來！開到危險的絕壁的邊上來？

「啊哈哈哈！是他們在妨礙我們廣播呀！」

金漢君忽然想到了，笑着說。這樣一說，倒確是這個原因了。

可惡極了。我們停止的時候他們隨着也停止，我們開始的時候，他們也開始，確實是一種新的妨礙辦法。

難道他們竟這樣用一夜的汽車聲？不管它，我們趁它停止的時候依舊繼續廣播。

轉機既出則受受聽的台聲長，聽得清清楚楚地顯現。

「這一支隊很感佩人，中校同志們得真不懶。到這一定打動了那本土兵的心。」

新井田，山川同志回來了。新井田同志的報告：

「當我走到江邊向他們呼喊：『喂！日本兄弟！』時，對方會答應過一聲『有』，可是當我再說『這隊軍火太貴重了，我們得送還牠們！』而且問他們為什麼要戰爭？此後則一言不發了。這兩週知道最近爲日本軍當局徵召的士兵，不許他們回答我們的話。不管他們怎樣，我却依舊繼續我的演說，關於前進的徵候，人民應取的態度等等。最後並且唱了一首『民衆之旗』，這時，轟轟的汽車聲便響了出來。」

其後，在險峻的岩壁上毫無隱蔽之處，我們這位勇敢的青年同志，竟敢這樣滔滔不絕的演說

「這本書，最後只得不和我們對抗，採取嚴厲的統制士兵手段作消極而又可憐的防禦了。可是，統制的結果，必然會出於他們意料之外，徒然惹起士兵的反感而已。」

十時半結束，對方一聲也沒有反應。

山。北斗星輝耀，無天雲閃閃青光，露清幽黑陰影寂然無聲的山路歸來，在營部附近爲我們準備好了的宿舍夜餐。十二時，疲勞已經，酣然入睡。

次爲了寫定這篇遊記與空談。預定天寒隨時即罷談。

庚七月二十日

天曉前的寒冷，使人時時起來。初，隨着東方的雲白，在朝霧中看出天在降霜，像血一樣赤色。太陽，露口浮現於冷白的霧霧之海中。清晨六時，在齒檣鏗鏘的鐘旋聲下向宿舍出發，九時始到。

冷天是休息日，大家經過了四日來總的工作，疲勞已極，因此師部特意在午前招待我們沐浴。

晴天的晴窗，全開着，毛巾拿了，換身的襯衣褲等件，便進浴場。跟着假寐的人走，不一會到了三所。熱氣蒸騰於幽幽的山谷中，這景宛如在日本深山中的溫泉場；而且又是多講究的浴場，啊！彷彿都着沖地沐浴。在這裏我們看這的休養室，陳設着桌子椅子，泡着正好的茶，還有水果，點心。裏面一室便可供個個的榻。室的右邊，是兩大石塊砌成，直徑約有六尺的大型浴池兩個。在這荒山野谷，常常有這種傳統的浴池，同志們都喜出望外，高興極了。大家半開玩笑半罵亂語地說：這恐怕是以前猶太在曠野之所！
Tiberius

「回到這裏後，我們也照例地進食」所少對的，其熱誠心爲遊沒有不減的；雖然要化點心血勞力，可是爲了用兩石頭卻是有益的啊！「真的，石塊重麼多得很呢！同志們，請等着罷！工作隊回來後，給大家建造一所浴室，哈，哈，哈，」
Tiberius

。隨後，悠閒地喝了一會茶，吃些點心，越過月光嶺洋洋灑灑照射底山谷，回到宿舍大家又是抽煙，下棋，滿心都覺舒適。

現在，我還得告訴你們，我們這題目來大家相的過一件事！這就是日本軍一定很在意我們，今後飛機來時，務須跑到屋外躲避。「再下一徑棋懸還不過」，這句能說要絕對禁止。「啊！這可吃不得！」成倉先生搔着頭皮。

話一果竟，隆隆的飛機光臨了，大家趕快跑了出去。九架銀翼編隊的飛機，在我們頭頂越過。待我們一同歸還從新滿心地下圍棋的時候，隆隆的響音又來了。仍舊是這九機編隊，翩翩地飛向東南方。二回聲裏，牠又來了。似乎今天整天想來打擾我們的樣子。每次我們以為「已經飛過去」了的時候，滾動機的聲音紧接着就由遠而近，由小而大，到後來，我們索性打算到田野去曬太陽，當飛機來時就站在樹蔭下眺望，那時正是午后一點鐘。

「這聲音！又是一架輕轟炸機飛來了。飛得極低，直向我們而來——危險了，別動！別動！」愈飛愈低，引擎轟然可見。已經距地不到一千公尺，好容易已經越過頭頂，不，竟驕頗地在我們頭上盤旋，突的一個急降下，幾乎碰到了一個小山了。新井田先生可憤怒透了——

「真是混蛋！把他一下打落才好阿！要是有一架戰鬥機的話，決不會叫它這樣耀武揚威啊！」

可是，那架飛機，轉了個圈以後，忽然落下來一些東西，幾種紅色的傳單散滿了天空，像下着
一層紫色的霧。

又散下來了，紅的一陣，綠的一陣，紫色密佈！

敵機竟恣意地大做其傳單。到處都是，看起來在火線的一帶也散下許多，整個前線都被它散遍了。左右盤旋，很久很久不肯回去，經過了幾十分鐘後，這些傳單紛紛地落了下來，老百姓們因為趕鴨都搶着跑出屋外去檢，簡直像開運動會的情形，頭上的飛機好像全不在眼中。——我們却以為這樣子，可不行啊！飛機還在那邊山上盤旋，低低地飛去，那不正是在偵察嗎？在宣傳的任務之外，必定還在滋擾，山中那一家房屋裏又跑出怎樣些人來。這次再飛過來時，恐怕不會有散傳單而要在澗注邊的臺上擲炸彈了。果然，出去黃赤豆預備做點心的高野，岸本兩同志來告訴我們說：當他們剛經過一座山崗到這○○部落的時候，看到敵機一面散傳單一面又擲炸彈，那種可怕可驚的剝那情形。據說：老百姓爭集着在一塊檢傳單的時候，炸彈也落了下來，一共炸死了四人。

估計，這一架敵機炸機，在同一地區盤旋到下午四鐘半才離開而去。

十二月三十一日

晨，微雨。

最後的工作日。我們望望天空仰天嘆息。

不久天空漸漸點明起來，雨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停止了。

沒有關係，依舊去工作——誰恐怕有閒不走走。天空沒有星光，夜裏，一定漆黑異常，可是，日本軍士兵同胞們正在等待我們，連奈良團長「隨下」恐怕也要等得不耐煩了。

在黑夜抵垂下，下午三點鐘，我們一路滑着，溜着，蹣跚地向第〇〇團部出發。連隊及兵士出城看，佐佐木，藤野，山川，岸本，鹿鹿到連部時天已經快要黑了。張團長，于斯都官笑着來迎接我們，於是從〇〇方面轉意轉過來的，於是大家吃茶，吃點心，抽煙，閒談了一會。

同志們！前線將士們是如何地歡迎我們！誰都希望最好能在整個戰線上，每一節節補履履同聲齊心，那可增加抗戰不少力量呢！我們也是多希望如此啊！可是，我們的力量呢！我們的功績不是啊！我勸勸同志太少啊！同盟的擴大與充實當今的急務。我最近痛切地感到這問題。我們九四公報增一項工作就是「擴大我們的力量」。

過去幾個月，我來到中國已經整整的三年了。同盟成立也一年多了。我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了。現在在這種動不已的時代裏，我們這點力量又是如何的渺小不足道？

日本人民，士兵弟兄們，長時期苦悶過來了。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已經提出解決華僑日本軍

龍」的語來，他們現在正想向太平洋作最後一次的投機，同時也許命在與這「解決奇襲」的條件，而願死拼扎殺。人民們，士兵們何嘗知道這些事呢！只是無生氣地迎接這一九四一年陰曆的歲月到來。毫無希望的大除夕，他們的心中是多麼地悲哀啊！

今晚，我們裏和他們作一個徹夜的暢談。像「除夕話發」般地，我要這樣悠悠地傾吐一番！

六時以後，十通洞敵軍砲彈像驟雨下，由夜晚漆黑的山中搜索到了前方。
七時到達。觀察陣地；站在山頂上，前方五百公尺處有一溪相隔，對面丘陵即係日軍陣地。黑越越地上，南邊遮着前幾天去過的陣地，北方似乎是江邊。小溪埋在霧靄中，只餘兩座山峯浮在烟雲上，我們就認定正對面的一座近些的山頭做目標。

節目——第一，鹿地之演說。「一九四〇年末和同胞一談，誰口究竟往那裏走？」，第二，成倉佐佐木歌詠。第三，成倉，佐佐木之「對話」——帝國主義。第四，山川，高野之海軍演說。第五，岸本之演說——關於南進與日本之危機」。第六，成倉，山川歌詠。第七，鹿地之「關於自由民權與人民的方針」。其他臨時加入的演說，勝演等節目。

我們的陣地和日軍的砲兵陣地相接近，因此砲聲頗為堅固。在掩護內，我們穿着腿開褲，只着海軍同志在城外圍觀。當我聽說到三分之一時，無例又射擊起來，正笑他們「打的方向差

這其後，一陣陣漸漸的發狂了。那陣陣狂風，像狂龍一樣，向我，撲來。步槍的射擊，一聲聲的響。

正像除夕的氣氛，同志們精神極興奮。

「喂！兄弟！都吃了年夕酒沒有？今天喝個通宵，喝過通宵罷！打仗的事讓長官去幹好了！」

「喂！兄弟！我們沒有『感勞感』，這裏全是『光棍』，只好由光棍們來安慰諸君，真對不起。可是，馬虎一點得啦！」佐佐同志大開玩笑。

當夜為同志唱「拾遺集的夜」的歌時，對面也唱了起來！只是顛倒地「哇哇」的亂叫亂鬧，不能一字地聽清楚。真是愉快的一批傢伙！一定是在大喝其酒。

長時期，中間時時地休息。

在北岸昨天工作地點的對面，我們展開開始以後似乎激戰很烈，機關槍猛烈的交射聲和迫擊砲間的響聲。回來非常熱鬧。跳出戰壕眺望時，只見山中血紅的火光美麗地閃耀着，好像雙方正在爭奪戰地。「打得好兇啊！」處食同志一面感嘆一面眺望。

會，天空上突然射出一道白光，宜島方面的探照燈轉來轉去地向我們的陣地探察，可是似乎沒有什麼發現，因此也沒有砲擊。

十二時近了。同志們說話也差不多說得口乾喉腫。我拿起話筒，最後結束「一九四一年是危艱四伏的一年，親愛的同志們！請勿作無辜的犧牲，有困難的時候，記起我們在這裏！」，話還未及說完，噹的一聲鐘聲搖撼了過來，一輛履帶車頭而過。接着是鐘二發，第三發！却打得很遠。

「喂，親愛的兄弟們！請轉達砲兵的朋友們！是不是因爲除夕想開一〇八發「過年砲」？（譯者註：日本風俗，大除夕鳴鐘一〇八下。那爲「除夕之鐘」？至最後一響畢時即爲新年開始。）不打鐘。而用開關代替，似乎有點太不通人情了？哪！親愛的兄弟！我們是爲人民求願的，跑來替人民驅逐惡魔的！好罷！請迎接快活的新年罷！還請勿忘我們所說過的話！」

這些傢伙，似乎被說得不好意思了，此後一發也沒有打過來。對岸的戰鬥好像也已經停止了。滾黑的天空，夜深更是靜寂無聲。

我們就這樣圓滿地完成了年未的攻堅宣傳戰。

漢陰地回到閩都。

在閩都吃了北方風味極美的麵條，這也可說是「過年麵」，大家談談中日兩國過新年的風俗等非常熱鬧，並且預祝明年此日大家都可以在漢口吃「過年麵」。

吃過麵，拿出錶來一看正是一九四一年一月一日零時零分！

恭賀新禧！

祝諸位同志健康！

向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陳將軍敬禮！

抗戰將士們，萬歲！光輝的一九四一年萬歲！

譯後記

民國二十九年春，日本反戰同盟西康工作隊由桂林來渝演出「三兄弟」，我那時在政治部四處，臨時奉命去歡迎他們，不意當我們的汽車一到江邊，幾十個民衆團體，幾萬民衆已經先我而聚集在江邊了。爲了答謝民衆們熱烈的盛意，那時和我們同去歡迎，在重慶負責反戰同盟組織的廖正興先生發淺灣上卡車的頂上向遠道而來的他們的同志致歡迎詞並答謝廣大民衆的歡迎，而我也就第一次被拉夫擔任翻譯，那天，廖地先生狂熱的言詞，深刻地激動了我這一個年青的吾人。

此後，我就在自己工作以外並經常爲他們担任翻譯，因爲語言的無阻和彼此的不斷接觸，我一個日本同盟員不久就感觸得多了。是年秋天，我正準備結束後方的工作奔向前線，臨時又奉陳司令長官的命令囑我陪同鹿地先生及反戰同盟前線工作隊借道鄂西。當時因水路交通不便和巴東轟炸的關係，我選擇了鄂川鄂邊境步行而去的計劃，一路上給予沿途民衆以日本軍閥壓迫日本士兵起而反戰等一個深刻的印象，那是最好的宣傳，事實證明了我們報章上所刊鄂川人反戰願狀情形決非虛構。

徒步五百餘里，翻越過川鄂交界上峻險的奇萊山，荒涼的石板頂，我們于九月二十七日到達了恩施。

在恩師待命的一個時期中，我與隨鹿地先生努力訓練他的同輩，他們過着嚴格的團體生活，進行着激烈的政治教育，又相互間有着家人般的親熱。這一時期良好的環境與情緒，奠定了反蔣同盟在前線工作初期的成績和紀律，我生活在他們之中，作爲官方的聯絡人員和他們之間的協力者，雖然任務艱鉅却獲得了無限的興奮與安慰。我和每一個同盟員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們一樣地天真，坦白和熱情。這之間，我回憶到過去我在日本求學時代那些同學們故意在我異國學友前面所顯示的矜持，驕傲自滿等種種隔閡和冷漠，但是我決不放在今天責備他們，習此可憐年青的人是誰有意地在他們的心理上塗染起這樣一堵僵硬的牆。

同盟員中不能否認有時也還具有錯誤教育的遺毒，但在集體的生活下，革命的陶冶中，那時他們的弱點可以說完全被崇高節節命和真誠的鼓勵所克服了。他們在狹小的境界中躍出，投身于這正前線的洪流，原需要勇氣與毅力。

這一次前線的對敵宣傳工作可以說是說在美濃的成瀨中告一結束。當時陳辭修將軍及張文白部長皆隨電激隨。尤其是江防總部的吳副長官及四一師四四師丁陳兩位師長，給予這次的工作指導，幫助最多也最熱心，在我個人而言尤應感激。

這冊集子中所譯的五封信，是寫時在火線上工作時，鹿地先生把每次工作經過報告給留在後方

該會同志的信。記得那時每晚工作回來，在他們舉行過工作檢討會後，便開始次日工作之間。鹿地先生就在狹小的房間中埋頭寫他的報告，而請我就便把它譯成中文送到後方去發交，那時我們常常兩人並坐在向老百姓處借來的方桌旁。一個寫，一個譯，燭光螢螢，深夜不歇。中間我還得應付許多方面來的電話，客人，雜事。還賴被火線上緊張空氣所鼓舞起的工作熱忱及今想來，還叫我興奮不止。我在火線上替他譯到第三封信為止，那三封信以後陸續在三十年的重慶大公報和新蜀報刊載。

三十年春，他們回到了大後方，我就和這批朋友們告了別。去年，我也到陪都來了，鹿地先生攜來舊時的原稿託我譯完，爲了紀念我這一次工作經過，我也欣然答應來完成這一翻譯，因爲在實際上說，我譯這本書不僅是一種普通的文字工作，那裏面的故事就是我自己所參與的，也是我自己所目擊的，這故事對我是那樣熟悉，生動而又感奮；我現今在後方翻譯這小冊子，但我的記憶又被拉回到那有光有熱，嚴肅緊張的戰地中去，那裏親切的民衆，忠勇的將士們使我的心多麼融恰充實而又嚮往啊！我覺得驕傲。不僅是因爲我和這批反戰御日本朋友從後方到前方，從口頭的翻譯到筆頭的翻譯，而更是那一段可憶念、可寶貴的戰地經歷。

這書在三十一年的暑期中出版完畢，中間又耽擱了整整一年光景。到現在將出版的時候已經脫離工作時期差不多將三年了。正如著者所說：這雖然已經成爲一紙舊事，但決不是已蒙上灰塵可以埋葬在

歷史的拉羅維裏的陳述。譯者很欣幸能將這一故事介紹給國人。

張令澳

三十二年八月二十日於重慶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寄自火線上的信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一月初版

著者 鹿地 亘

譯者 張 令 澳

發行人 金 長 佑

發行者 重慶新生路四十號
五十年代出版社

成都陝西街一六二號

定 價 士報紙 國幣二十四元
嘉樂紙 四十八元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處審查證圖安字第一一四六號

87
021

